

清 楊 賓 撰

(國學文庫第參拾九編)

柳邊紀略 五卷

總發售處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

據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重印

(實價國幣九角五分)

序

山陰楊賓耕夫別六年遇於皖口涕泣下拜言先人沒矣敢請一傳費密曰誌傳諸公有作爲君序出塞之書塞者遼以東也至開元插柳爲界故曰柳邊也出塞者省覲也耕夫父母出塞時年十三弟實楚萍五歲矣父某字安城諸生也好節重義以友事累而徙於遼之寧古塔耕夫旣壯家已覆毀走京師謀所以救父母者百方不就先遣弟出塞楚萍在襁褓中離親側二十年顏面皆不得知旣至跪父母前自道其乳時小名曰兒某也伏地不能起母驚而下土坑執其手上下其面目曰汝卽某兒乃今成人耶於是母子抱持絕復甦自起作炊以刀割肉淚下攣馘徐問浙中消息內外親屬歡極而痛痛極而歡語中夜不止骨肉之情蓋若眞若夢者累日楚萍踰年入關耕夫謀終不得亦出省覲自京師至山海七百里山海至奉天八百里又二百四十里至開元所謂尙陽堡也堡內尙有禾黍阡畛瓦屋門巷頗類北方小村落離堡而東皆次蓬舍鉅

樹高嶺荒草寒雲與開元大異矣開元至烏喇八站約千餘里混同江當烏喇前怒濤洶奔見者驚畏耕夫哭曰吾父母何不幸而遂至此極也渡混同七站至寧古塔亦約千里安城在外久將軍延教其子將軍之子拜牀下諸少年無不拜者安城自作屋儿案書籍彷彿越中尙十有三耕夫侍父母暇卽訪問金元遺跡與明初設立奴兒干都司領轄部落種族諸事風俗物產語言嗜好靡所不記耕夫歸數歲安城卒於戍所耕夫在都且日向諸從事家叩頭請歸骨之例無能知者久始獲一卷案經營二載乃移柩入葬中土母氏七十之齒重歡子姓則耕夫此書讀者見序錄詳博備考邊塞而未知其飲泣年深亦不過發摠其沉痛無能如何之志而已成都費密

白山黑水之間在古爲荒服不隸版圖自遼金迭興本朝復肇基其地疆理規畫之制寔詳然記載疎略志乘缺如邇來流人遷額頗多文士往往能言其山

川風俗然未有考古證今著成一書者以地荒民樸文獻無徵故也楊子可師才高識遠畱心經世大略往年以省親出塞所過巖疆要地必停驂周覽從老校退卒詢訪墜聞逸事歸而考諸圖籍參之見聞爲柳邊紀略五卷凡山川形勢障塞規模驛站道里三百八十衛二十四所三十六部落莫不詳稽而備載物產地宜民情土俗瞭如指掌可以考典制可以攬形勢以可採風謠楊子經濟之略著述之才槩見於茲矣夫盧龍古塞管幼安之所潛蹤田子春之所樹績而冰天雪窖之間又洪忠宣朱少章諸君子所效忠而竭節者至若南關北關松山杏山諸用武地殊有關於疆場安危國家成敗是書之作豈徒然哉豈徒然哉松陵潘耒

福唐郭海岳盧龍塞略之作蓋嘉靖年間從戚少保繼光帷幄參謀爲遼薊全盛金湯無缺之時也吳門楊可師柳邊紀略之作則康熙三十年閒省親荒徼

感慨淒涼爲本朝混一區宇萬方臣妾之時也上距嘉靖兩朝百八十餘年來城郭非是何況人民遡遼自箕子朝周其後公孫慕容之世與中國乍離乍合至明太祖遣大將軍出塞經略鎮戍烽燧措置周詳迨成祖御極都燕寧藩內徙復棄三衛而屏翰卑弱天子自爲守蓋以一時之盛強而忘未雨綢繆之至計嗚呼有郭海岳不可無楊可師有盧龍塞略不可無柳邊紀略中外臣防俯仰古今其尤足慨也夫丁亥夏五月五日荔水莊主人侯官林侗記

嘗讀史至晉宋六朝見南北僑立諸州郡紛紜雜糅名實眩亂然其地在中華其疆界猶可意想而知若夫北方邊塞之地如柳城昌黎朝鮮之屬遷移建置或至四五而後之記載者不能詳辨舛繆相仍遂使幅隕之廣狹國勢之強弱皆不可考嗚呼其在禹貢九州之內猶若此又況荒徼絕域人迹之所罕至者而望其能記載詳備乎若楊君大瓢之柳邊記略其僅見者已柳邊者插柳爲

邊今寧古塔之界所謂荒徼絕域人迹罕到者也方大瓢舞勺時尊人安城先生以結客得禍謫寧古塔大瓢上奉王母下攜弱弟流離播遷備嘗艱苦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省親也迨王母既沒遂奮身出塞出九死一生之中以覲其親於萬里外而其書於是乎作焉其詳見於自序不復贅夫記載之事蓋難言之矣徼特地在荒遠學士大夫不樂親歷其境卽開有之而學不博則無以考證沿革而不能作識不遠則無以審量形勢而不能作心不精則無以訪求瑣逸而不能作至於撰次之經緯有章使閱者曉然得其曲折又其餘事也故曰難嗚呼不有大瓢其何以使絕域之山川風土皆宛若在目前乎大瓢負至性俠烈多奇韜鈴經濟靡不諳練其學務爲有用不屑爲呶呶家言非區區欲以著述見者也使大瓢得志於時而爲所欲爲其所成就亦何可量然而身處貧賤蘊其所有鬱鬱無所施而乃於跋履險阻呻吟憔悴之餘出其餘力作爲此書豈天特不忍絕域之山川風土湮沒而不彰而故使之一洩所未洩耶抑古

者英傑之士於所過城邑山川必登臨眺望以寄其無窮之思而大瓢亦藉是以抒其忿忿無聊不平之意耶吾以是而悲大瓢之志也要其足以訂史書之繆而補版圖之缺使有心稽古者於邊塞之郡縣屯衛驛站既有以悉其遷移建置而絕域之山川風土亦得有攷焉則其有裨於世不淺然則大瓢之志固可悲而其學識心思亦於此可見一斑矣夫安得使之居著作之任而盡舉九邱之書一爲訂正之黃中堅震孫

山陰楊耕夫省親寧古塔歸著柳邊紀略使予序時予初交楊子知其尙志不事舉業識高行謹可倚任嗟夫楊子尊人安城先生以友義赴難罹奇禍不悔卽耕夫可知獨是耕夫年十三父母遠徙幕北二十餘年始得出塞一省莽莽驚沙慘雪恍惚如夢寐形容莫辨身世之痛患難卅離生死之故摧裂肝脾既復歡然聚首窮荒絕域無異家鄉相慰也乃又不能久畱辭去嗚呼天下之爲

父子者至此蓋亦難矣吾觀楊子所紀道里山川風土上自遼金遺蹟下迄當代職官城堡軍糧之制物產之殊莫不畢載夫古人著書必有其意如謂瀋陽爲京柳邊亦畿輔地不可以無書則非耕夫分所應爲如欲天下傳爲博雅之書或正史氏之誣若混同江上流策馬徑渡之類耕夫應又無暇及然則耕夫之意將安在乎噫數十年士庶徙茲土者殆不可以數計生雜牛馬爲奴死與山魘野鬼同其澌滅人與地兩不相傳如徽欽所徙五國城究不知何處況其他乎安城先生爲守將所尊禮其鄉化之如管幼安天下讀耕夫之書始知其地之詳因知其地之因先生而後顯然則欲其地之因吾親以爲重而非屑屑於殊方聞見以爲名者耕夫意也不然其意將安屬也北平同學弟王源

柳邊紀略者耕夫先生省親絕塞之所作也先生痛其尊先公爲朋友遺戍積二十七年年已四十始得一省兩親于塞外復不得久淹數月輒返先生之心

亦云苦矣于是自出關以達戍所凡道里城郭屯堡民情土俗方言河山之險
噉隄塞悉記之歸而謀所以拔其親於難者萬方不可得爰攷古證今筆之於
書授子弟爲復省謀隱憂飲泣仁人孝子竭其孺慕之誠豈得已哉人曰此志
士之爲也當與西域志並垂不朽嗚呼非矣夫忠臣義士孝子節烈婦無非至
誠感憤之所迸出一往而不顧成不成一委之於天其傳於天下後世者豈其
人之幸哉其心苦矣亦無可柰何之極至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兩親身居塞
外而先生苦心勞形乃欲以紀載名乎是豈先生之志哉迨先公旣沒先生偕
弟楚萍百計營謀得援例歸葬而是編遂存笥中矣予遂逐南北四十年無榮
名之念以山水朋友爲性命然而荆襄三秦秦華皆足跡所未及邇年妄擬爲
萬里之游欲自秦楚九邊以達遼海而不限以歲月遠近興盡輒返乃復迫于
事牽行年六十恐將不勝馳驅風霜之苦深幸先生之有是編得與方輿紀要
西陲紀略共讀以資臥游其亦可矣雖然周之淮徐漢之南越交趾象郡皆視

爲邊徼異域而朝鮮孤竹尙非要荒今江左兩浙乃天下財賦人文之藪而嶺南閩海又貨貝出產之區君人者幅隕日遠聲教所敷悉入版圖尊先公在外數十年教之樹藝詩書禮法而俗化風移有志經理天下得君以行其道者又何不可使之盡爲樂土也哉則先生是編雖出孺慕之苦心他日人文財賦得與江浙閩粵相上下使是書與西域志共傳亦仁人孝子顯親之心乎寧都易堂同學弟魏世倣拜撰

自序

中原土地之入郡縣者其山川方域建置物產風俗災祥之類皆有文以書之書而不能盡與所不及書者則徵之逸民遺老所謂獻者是也文獻備而郡縣之志成若乃不入郡縣之地雖聲教已通而地土不毛人民稀少中原之人偶一至焉皆出九死一生呻吟愁苦之餘誰復畱一字以傳若冷山之松漢紀聞五國城之南燼紀聞英宗北狩之革書亦絕無而僅有之作耳然南燼所載道里方域與金史不同又極詆朱后前輩多言其僞而松漢革書之所記亦甚寥寥不足比於郡縣之志者何也無文獻以助之也寧古塔在五國城冷山之間明時隸奴兒干都司所謂不入郡縣之地也今雖與盛京層齒如豐沛之於竹芒然耕者絕少彌望無廬舍常行數日不見一人與前代等康熙初先子坐張魏之獄徙於此倡滿漢人耕與買而教之以禮義若無所苦者然九死餘生加以國破家亡之感憤瀟抑鬱發爲詩誦往往驚其座人不以爲怪則以爲不祥

於是投筆焚硯不復有所書余年十三離先子奉先王母於江浙間喪葬訖年已四十矣然後出塞居未數月又以事遣歸當其出塞也日有白雲親舍之思而又陰風朔靄敝瘵其肌膚耳鼻手指一觸輒墮地入阿稽則萬木蔽天山魍怪鳥叫嚎應答喪人膽斷冰雪膠樹石不受馬蹄馬蹶而仆者再觸石破顛血流數升而死死半日乃復甦甦久之猶不知在人世間方是時遼陽松杏犬小凌河諸戰場南北關木葉老邊混同呼里改諸阨塞皆跋涉於呻吟愁苦之中及其至也喜極而悲日侍兩親供三十年子職於數月之間尙何心求寧古塔之文獻而書之哉迨後先子卽世歸葬於中原回念耳目之所聞見有宜書者衛書之設雖自成宣英三朝然中原無往者傳聞多不詳如長白山在寧古塔南舊圖皆畫於其北山半一潭周三十里弱而大明一統志則云八十里如此舛謬者甚多更有求其舛謬而不可得者一宜書先子謫居久變其國俗不異於管寧王烈之居東寧古塔至今悲思之二宜書邊內郡縣既有志矣邊以

外不設郡縣無志又無他所紀載如松漠紀聞者而余適過之三宜書文字雖無而余所遇老兵宿將其言有可採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見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將是卽其地之獻也而余亦得聞其言於先子四宜書泉甘土肥物產如參貂非中國有楛矢自孔子後誰復能辨之地又在遼東三衛外可城郭非他羈縻者比五宜書夫地在異國雖不宜書好事者猶將書之況有此五宜書余又安敢不書此柳邊紀略之所以作也柳邊者插柳條爲邊猶古之種榆爲塞而以之名其書者以柳邊爲寧古塔境也若黑龍江則附寧古塔者也亦得書奉天則補其志之缺者也亦牽連書之而省覲之詩附焉雖其山川建置風俗災祥率多未備不敢比於中原郡縣之志或以其出於呻吟愁苦之餘而附於洪忠宣松漠紀聞之後斯幸矣大瓢山人楊賓

柳邊紀略卷之一

山陰耕夫楊

賓可

自古邊塞種榆故曰榆塞今遼東皆插柳條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

中土之竹籬而掘壕于其外人呼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

條子邊西自長城起東至船廠止北自威遠堡門起南至鳳皇山止

按明時遼鎮邊牆西

北自長城薊鎮界鐵場堡起至東北開原之永寧堡止共六十八堡邊長一千二百四十八里東北自開原之鎮北堡起至東南鳳皇城堡止共二十六堡邊長五百二十里而今之興京船廠則皆明時邊外地也 設邊門二十一座曰鳳皇城門曰愛哈門曰興京

邊門曰加木禪門曰英額門曰威遠堡門曰發庫門曰彰武臺門曰白土廠門

曰清河門曰九官臺門曰松嶺子門曰長嶺山門曰新臺門曰黑山口門曰高

臺堡門曰平川營門曰布兒德庫蘇把兒漢門曰黑兒蘇門曰易屯門曰發武

哈門此盛京志所載者也而會典則又稱西自長城起東至喇林山止設邊門

十四座曰名水堂門曰寬邦門曰碾盤溝門曰新臺門曰松嶺門曰九官臺門



曰清河門曰白土廠門曰章古臺門曰法庫門曰布爾都庫蘇巴爾漢門曰黑爾蘇門曰衣屯門曰法忒漢門北自威遠堡門起曰威遠門曰英額口門曰因登門曰鹹廠門曰駿陽門曰鳳皇城門凡六門共二十門較之盛京志則少門一而不同者九蓋志纂於康熙初而會典成於康熙二十六年是會典在後矣

當以會典為正按明時遼鎮設關十遼陽城東南百八十里通鮮者曰連山關
 互市者曰撫順關開原城六十里靖安堡地方曰廣順關開原城七十里
 驛人互市者曰鎮北關開原城六十里慶雲堡地方曰新安關廣寧城東北
 七十里驛人互市者曰鎮遠關廣寧城北八里曰分水嶺關金州城南一百二
 十里通海運者曰旅順口關海州城西南七十里海運船由此入遼河者曰梁
 房口關設沿邊衝要堡一百有三曰鐵場曰永安曰背陰障曰三山營曰平川
 營曰瑞昌曰高臺曰三道溝曰新興營曰錦川營曰黑莊寨曰仙靈寺曰小關
 山曰興水縣曰白塔峪曰寨兒山曰灰山曰松山寺曰沙河兒曰長嶺曰根木
 衝曰大興曰大福曰大鎮曰大勝曰大茂曰大定曰大安曰大康曰大平曰大
 寧曰大靜曰大清曰鎮夷曰鎮邊曰鎮靜曰鎮安曰鎮遠曰鎮寧曰鎮武曰西
 興曰西寧曰平洋橋曰東昌曰東勝曰長靜曰長安曰長勝曰
 長勇曰長營曰彭家灣曰平定曰定遠曰慶雲曰古城曰鎮莽曰清陽曰永寧曰
 遲曰鎮西曰彭家灣曰平定曰定遠曰慶雲曰古城曰鎮莽曰清陽曰永寧曰

鎮北曰威遠曰靜安曰松山曰柴河曰撫安曰白家衝曰三岔兒曰曾安曰東州曰散羊峪曰馬根單曰一塔牆曰清河曰纈場曰張其哈曰雙堆兒曰洒馬吉曰靉陽曰寬佃子曰長嶺曰散等曰長佃子曰劉官寨曰湯站曰鳳皇城曰青台峪曰鎮東曰鎮彝曰甜水站曰黃骨鳥曰歸服堡曰紅嘴曰望海窩曰鎮遠每門設蘇喇章京一員筆帖式一員披甲十名

盛京城周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址築四門大清天聰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周共十里二百七十二步康熙十九年築關牆周圍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高七尺五寸門改爲八大東曰撫近小東曰內治大南曰德盛小南曰天祐大西曰懷遠小西曰外攘大北曰福勝小北曰地載外書滿文內書漢文不似今之滿漢左右書也城中有鐘鼓二樓百貨集其下

皇城在南門內規模雖小金碧亦可觀中宮曰清寧宮東宮曰關雎宮西宮曰麟趾宮次東宮曰衍慶宮次西宮曰永福宮樓曰翔鳳閣曰飛龍正殿曰崇政

殿大門曰大清門東曰東翊門西曰西翊門大殿曰篤恭殿東坊曰文德西坊

曰武功江南海道士苗焦冥君稷守之時年八十餘矣城左有圓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許大如

高之半左右小圓殿各五基與地等脊高丈許大亦半之太祖率諸貝勒受朝

賀處也

盛京西六十里有土牆基號曰老邊疑即明朝失遼陽後邊牆

東北柳條邊內外設將軍三曰盛京將軍曰寧古塔將軍曰愛渾將軍即黑龍江將軍

府尹一曰奉天府尹盛京將軍奉天府尹所屬東至興京西至山海關永平府

界南至海北至發忒哈門柳條邊東北至威遠堡門設京二曰興京周秦屬肅慎氏漢晉

屬地婁隋屬高麗唐初置燕州後為渤海大獐震所據改屬定理府遼金屬瀋州明屬建州右衛在邊外名黑圖喇城大清發祥地天聰八年改為天眷興

京曰盛京禹貢屬青州虞營州地商屬肅慎氏周屬朝鮮秦遼東郡漢遼東樂浪玄菟三郡地明帝末為烏桓鮮卑所據獻帝初平三年屬公孫度

遼東郡地初平末屬曹操晉改遼東郡為國領縣八後魏仍為遼東郡隋沒於高句麗唐高宗平高句麗置安東大都護府元宗時屬渤海郡王大祚策渤海

郡地後十二世孫彝震僭號建定藩二州屬定理府遼屬東京昭德軍金屬東
 京顯德軍元初為瀋州後改瀋陽路屬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
 中衛大清天聰八年改為天眷盛府二曰奉天府即盛京順治曰錦州府屬冀
 京順治元年裁衛所設駐防官兵
 州虞夏屬幽州商屬孤竹國周屬燕秦遼西地漢無慮望平縣地屬遼東郡幽
 州刺史領之晉慕容氏西樂郡唐柳城縣屬營州遼金錦州臨海軍隸中京大
 定府元省軍縣名止稱錦州隸大寧路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廣寧州三曰遼陽
 中左屯衛大清康熙三年改錦州為錦縣康熙四十年乃置錦州府
 州晉周朝鮮平陷屬高句麗唐遼州屬東安東大都護渤海屬玄菟郡魏屬遼東郡
 平郡號南京後改為東京遼陽府金東京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四年置定
 遼都衛遼東衛八年改定遼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改遼東衛為定遼
 後衛陸前千戶所為定遼前衛左千戶所為定遼左衛十七年建定遼中衛十
 九年建東寧衛永樂七年建自在州大清順治元年裁諸衛十年置遼陽府遼
 陽縣十四年除遼陽府名康曰寧遠州商孤竹國地周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海
 熙四年改縣為州屬奉天府曰寧遠州陽縣地屬遼西郡晉慕容皝置集寧縣
 唐瑞州遼陽州平海軍海陽縣地屬遼西郡晉慕容皝置集寧縣
 地屬大寧路明初本廣寧衛地宣德三年分置遼寧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
 熙三年置寧遠曰金州周秦朝鮮界本辰韓地漢屬玄菟郡晉屬高句麗唐初
 州屬錦州府遠曰金州置金州統之後渤海屬遼復州化縣後改金
 州屬蘇州安復軍元初屬蓋州路後併入遼陽路明洪武四年置金州衛
 而中左所則在旅順大清順治元年裁衛所十年復為金州屬錦州府縣七

日承德奉天府曰海城周秦屬朝鮮本古南沃沮漢初屬玄菟郡後改屬樂
 高麗附郭曰海城浪都尉東漢置都尉仍封沃沮為侯國魏屬平州晉屬
 京南海府遼海州南軍隸東京金澄州隸東京元遼陽路明洪武九年置
 海州衛大清順治元年裁衛曰蓋平周玄菟郡魏屬平州晉屬高麗蓋牟縣
 十州置海城縣屬奉天府曰蓋平屬玄菟郡魏屬平州晉屬高麗蓋牟縣
 唐蓋州屬安東都護渤海大氏改為辰州奉天軍隸東京蓋州奉天
 軍隸東京安東都護渤海大氏改為辰州奉天軍隸東京蓋州奉天
 年裁衛康熙四年置曰開原遼屬龍州黃龍府隸東京屬隆州利涉軍隸上
 蓋平縣屬奉天府曰開原遼屬龍州黃龍府隸東京屬隆州利涉軍隸上
 京會寧府元初設開原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至元二十三年改開原路明
 洪武十一年建遼海衛二十二年建三萬戶府永樂七年建安樂州大清順治元
 年裁衛康熙四年置曰鐵嶺改為富州屬懷遠府遼銀州富國軍金新興縣隸
 開原縣屬奉天府曰鐵嶺改為富州屬懷遠府遼銀州富國軍金新興縣隸
 咸平府元省縣隸如故洪武二十一年建鐵嶺府曰錦錦州府曰廣寧周初
 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四年置曰鐵嶺改為富州屬懷遠府遼銀州富國軍金新興縣隸
 界後屬燕秦屬遼西郡漢平州隋屬高麗唐置巫閭守尉都護府遼東南為顯
 遼西郡東漢屬烏桓晉屬平州隋屬高麗唐置巫閭守尉都護府遼東南為顯
 州奉先軍屬東京西北為宜州崇義軍屬中京置廣寧府又義州崇義軍元
 置廣寧府路義州因之屬大寧路明洪武二十五年封建遼王置廣寧中護
 十六年改為廣寧衛又置廣寧前屯衛廣衛右屯寧二十七年又置廣寧中護
 衛十二年置廣寧衛左右護衛永樂中徙封遼王於湖廣改中護衛為廣寧中護

衛左護衛為廣寧左衛右護衛為廣寧右衛大清順城一曰鳳凰周秦朝鮮界
治元年悉裁衛所康熙三年置廣寧屬錦州府本漢地漢屬
玄菟郡晉隸平州隋屬高麗慶州地唐平高麗屬東都護後渤海據為東京
龍原府遼開州鎮國軍屬東京石城縣地屬東京元屬東寧路明初為鳳凰
城堡嘉靖三十七年因巡按李輔條議移置定遼右衛大清順治以上皆入版
元年裁衛仍稱鳳皇城康熙二十年駐滿兵一千名屬興京

圖寧古塔將軍所屬東至東海東南至希喀塔山海界東北至飛牙喀海界西
至威遠堡盛京界南至土門江朝鮮界北至發忒哈邊愛渾將軍所屬東至海
西至你不楮阿羅斯界南至寧古塔界北至海以上不設郡縣無版圖羈縻之
國居多焉

明時遼鎮建敵臺一千三百三十三座東路馬根單等七堡四十九座西路長
七十四座開原十一堡一百二十八座中固三城堡二十一座鐵嶺等六城堡三
十五座汛河等三城堡一十六座懿路三城堡二十一座藩陽六城堡三十九
座靜邊等五堡六十一座鎮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堡七十九座義州
等十二城堡一百二十一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九十七座寧遠等二十一城堡一
百五十五座前屯等二十九座復州等六城堡二十六座廣寧右屯等四城堡一
金州等二十五城堡九十五座復州等六城堡二十六座廣寧右屯等四城堡一

八座海州等四路臺二百二十八座遼陽等十二城堡二十四座開原等十一城堡四十四座城堡七座中固等三城堡四座鐵嶺等六城堡七座汛河等三城堡八座懿路等三城堡十座義州等十二城堡八座錦州等十一城堡寧遠等二十一城堡三十二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三十六座右屯等四城堡二十四座海州等四城堡一十二座當初建時量地衝緩緩者五里一臺衝者二三里一臺而所謂路臺者高三丈五尺周圍四十丈體圓以大磚爲之上置鋪樓堞口每臺設守軍五名專納行旅居民之遇敵者也今自山海關至寧遠州依然星羅碁布完好若新自寧遠州至奉天府或五里一臺或十餘里一臺明啓禎朝爲大清所毀自奉天至威遠堡柳條邊則數十里一臺而又殘毀過半土人云天聰開增城奉天取材于此故也

山海關唐太宗時築城五所謂五花城是也元時爲遷民鎮明洪武十四年大將軍徐公達建山海關城堡一座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又建山海衛領所八設指揮十三員千戶十九員百戶二十三員鎮撫二員經歷一員宣德九年置守

關兵部分司設主事一員嘉靖四年設巡關御史一員隆慶二年裁革三年建
 山海關營屬薊鎮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五員額兵一千四百一名
 尖哨三十名夜不收三十名額馬騾二百匹頭關外卽屬遼鎮設二十五衛定
 遼中衛曰定遼左衛曰定遼前衛曰定遼後衛曰東寧衛曰定遼右衛曰海州
 衛曰蓋州衛曰復州衛曰金州衛曰廣寧衛曰廣寧左衛曰廣寧右衛曰廣寧
 中衛曰義州衛曰廣寧左屯衛曰廣寧右屯衛曰廣寧中屯衛曰廣寧前屯
 衛曰廣寧後屯衛曰寧遠衛曰瀋陽中衛曰鐵嶺衛曰三萬衛曰遼海衛分
 屯重兵明初設兵一十九萬二百餘名萬曆初存操兵八萬六千六百後東事
 百餘亟聚松杏閒者遂至十三萬有奇遼陽大淩河失後尙十一萬一千一
 名則此關固東北一咽喉也額曰天下第一關有自來矣今則設和敦大一
 員佐領八員驍騎八員兵三百六十四名移永平府通判一員譏過客搜參貂
 而已明制參貂材木魚鮮之類皆有禁條凡出關者旗人須本旗固山額眞送牌子至兵部起滿
 文票漢人則呈請兵部或隨便印官衙門起漢文票至關旗人赴和敦大北衛
 記檔驗放漢人赴通判南衛記檔驗放或有漢人附滿洲起票者冒苦獨力等

輩至北衙亦放行矣進關者如出時記有檔案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否則漢人赴附關衙門起票從南衙驗進旗人赴北衙記檔卽進蓋自外入關旗人便于他時銷檔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至于人參惟朝廷及王公歲額得入餘皆不得入入者死是以參賈不敢公行向賂守者或夜踰城入或晝壓草車糧車詐入康熙己巳庚午間天子屢責守關吏或死或徙賂不行乃從他口入亦有泛海自天津登州來者矣而關口之搜檢愈嚴雖禪中不免貂禁稍寬然恐其攜一等貂來貢貂分三等過必查閱少而醜則已多且佳必解部拔一等者送內務府餘則官賣價給主

長城東盡處曰大龍頭西盡處曰大龍尾皆有石碑刻大字嵌城上大龍頭土人呼爲老龍頭上有望海樓或有游宴其中者樓前有石碑大書一勺之多四字

山海關外三里曰悽惶嶺又曰歡喜嶺蓋東行者至此悽惶而西還者至此則歡喜也又五里曰毛家山南卽望夫石貞女祠在其上余驟馬觀之像一婦木龕中作淒惻狀乃所謂許氏孟姜者也有聯云秦王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祠南里許爲姜女墳或曰墳在海中不可卽

松山杏山城皆大清踏毀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同行老滿洲曰此我輩圍城

時所掘也按明崇禎十四年

卽崇德六年

錦州松杏皆被掘壕圍困

錦州困最久松山七月杏山兩

月今他處無跡而杏山獨存何耶

十三山在錦縣境內醫巫閭山南去大凌河三十里直十三站遼顯州地也遼史

世宗置顯州以奉顯陵顯陵者東丹人皇之墓也人皇王性好設書不喜射獵購書數萬卷置醫巫閭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州在山東南山不高大

而峯十有三鋒稜若削離立如人扈從東巡日錄所謂若研山者也上有潭下有洞可避兵金太常蔡珪詩云閭山盡處十三山溪曲人家畫幅開高供奉士奇

康熙壬戌四月壬寅扈從過此猶見山下人家但無溪水今則并無人跡矣
古咸州應在開原站威遠堡之間按松漠記聞咸州至瀋州二百十里今奉
天記里至開原站得二百五里雖古今道里未能盡合然大要不甚相遠也
黃龍府盛京志作開原縣按金史地理志天眷三年改黃龍府爲濟州而婁室
墓碑載室葬於濟州之東南輿吉里今其墓在船廠西二百里之薄屯山則當
曰黃龍府治應在今石頭河雙陽河之間又松漠紀聞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
州州近混同江其說亦合若開原則去混同江六百餘里金太祖安能一渡江
卽據有之耶

也合老城在驛路旁新城亦可望見俱無人迹余同行鑲白旗羅牙喇常明新
城貝勒後也謂余曰我國因兄弟不睦各據一城自相殘殺又政由婦女以致
滅亡常明之父白二格年八十餘少時爲太宗臂鷹今以罪流寧古塔猶能言

舊日事惜老病又不通漢語不能詳問之也或曰前大學士明公珠老城貝勒後云

船廠卽小吳喇南臨混同江東西北三面舊有木城北二百八十九步東西各

二百五十步東西北各一門城外鑿池池外築土牆周七里一百八十步東西

門各一北門二康熙十二年建造今皆圯惟東西北三木樓在耳康熙十五年春移寧

古塔將軍鎮之中土流人千餘家西關百貨湊集旗亭戲館無一不有亦邊外

一都會也

船廠設于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兒吳代造船於此所以征俄羅斯也而鄞

縣萬季野以爲卽明永樂閒船廠永樂閒發匠卒數千造船將以開邊未幾成祖崩仁祖卽位罷歸宣德時又造宣宗崩乃

終罷余初未以爲然既而至寧古塔聞前省中陳敬尹曰吾初至小吳喇尙無造

船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板及綉鐵釘又井水或鐵臭季野之言乃信

吳喇國舊城人號大吳喇以今之船廠亦名吳喇故也周十五里四門內有小城周二里東西各一

門中有土臺城臨江江邊有菴曰保寧

長白山土名歌爾民商堅阿鄰山海經作不咸山魏書及北史皆白徒太山唐書作太白山或又作白山在烏喇南千三百餘

里高二百里橫互五之無樹木惟生叢草草多白花山半有石臺可四望山顛

積雪皚皚五峯環峙南一峯稍下如門中有潭周二十五里大明一統志云周八十里盛京志云

四十里吳漢槎長白山賦自註峯頂至潭二百五十丈康熙十六年丁巳寧古塔副都統薩不蘇奉旨

丈量得潭水南流入海者三日土門江曰鴨綠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日賽因

訥因河曰額黑訥因河曰昂邦土拉庫河曰娘木娘庫河曰阿脊草土拉庫河

而總匯於混同江康熙三十年辛未刑部尙書圖納奉旨往繪全圖金大定十二年即山北建廟册為

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册為開天弘聖帝今康熙十六年遣官確勘內大臣覺羅武等謹

題為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謹札三等侍衛臣索口奉上諭長白

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禮臣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
 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四人遵上諭于五月初五日將
 起行本月十四日隨查兀喇古塔及兀喇所居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
 宣上諭于將軍等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穆布魯長白之顯會人
 白山之閑居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甚遠我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
 已老退閒人會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甚遠我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
 我父白云如往獵于長白山腳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
 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甚遠我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
 方陸路如赴額赫訥陰地方甚遠我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
 阻滯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陰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
 擱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預備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
 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預備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
 處取用巴海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行又思當即載米而往倘遇水漲阻滯
 陰地方預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行又思當即載米而往倘遇水漲阻滯
 稽遲時日不能即時再由水路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由陸路往看
 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由陸路往看
 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二日起行過德痕河阿庫勒納林初爾薩
 河漣沁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庫勒納林初爾薩
 河敦沁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庫勒納林初爾薩
 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不意囑喇江中逆流前赴額赫

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山瓦努河逆流而上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薩布
 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上額赫訥地方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
 素等初十日已至因前至徑路略望領木臣等與固山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
 素開散章京略遠與識路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二
 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
 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
 前來報稱我等別大語又續差三十里至一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遠似止
 有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上見有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雨與固山時
 急往看驗長白山因雷噶喇山額督捕珠蚌於十三日行起行十四日與固山
 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六日黎明路蹊由此前進至七日
 白山腳下見一處園林密中央平地而植有草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
 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有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
 彼處住紮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繪音禮拜甫畢
 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閒有平
 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為可觀
 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五峯圍繞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
 池畔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約有五里餘丈地周圍寬闊約有三四
 里池北岸有立熊口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若傾頽瞻視正南有一峯較十
 諸峯稍低宛然大訥陰河小訥陰河遠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
 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遠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

山之際岸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岸陸續滾到山下
 開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
 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爾於
 處退至二十三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爾於
 十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朦朧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
 一日回至二納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納陰東流會合
 之所二頭謝恩訖二行之際適遇馬疲不馳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
 當經叩頭謝恩訖二行之際適遇馬疲不馳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
 過色克騰險處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
 德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
 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寧古
 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徧看會寧府等處地方於七月十七
 日自寧古塔起行八十七年己未遣官致祭照明初封五嶽例前代封嶽皆稱
 起自布衣不敢妄加封册爲長白山之神初於寧古塔西南九里温德恆山致
 號因改稱某山之神册爲長白山之神初於寧古塔西南九里温德恆山致
 祭今改於船廠城外春秋仲月初旬寧古塔將軍主祭盛京禮部遣官讀祝文
 贊禮按會典陳設帛一柱香一酒三爵牛一
羊一豕一登一簋豆各十簠籩各二

冷山宋洪忠宣公皓所居也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

凝寒高出眾山之上土人呼為白山以其無冬夏皆雪也宋史忠宣本傳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

月已雪穴居百家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本傳雲中至冷

陳王悟室聚落也山行六十日距金去寧江州百七十里扈從東巡日錄曷木迺邏即俄莫賀東

主所都僅百里北二百餘里為冷山余雖未至其下然以古今道里合之其為冷山也無疑

尙陽堡在開原縣東四十里安置罪人始於天聰七年八月按實錄黑圖阿喇

餘黨發後以為例自順治末改發寧古塔康熙初又增船廠黑龍江席北白登

訥即有仍照舊例發尙陽堡者亦止居於奉天府城而尙陽堡為墟矣

寧古塔周曰肅慎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間按太平寰宇記及北

史勿吉有七種其一曰粟末部與高麗接二曰骨咄部在粟末北三曰安車骨

部在洺咄東北四曰拂涅部在洺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

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

真女真本朱里真之訛後避契丹興宗名改為女直

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

達達路 按水達達所屬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温曰呼里改曰明屬奴兒干都司

甯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寧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個相傳有老者生六子

遂以之名其地有指爲六祖發祥之地者非 按六祖長曰德世庫次曰劉闡次

次曰包朗阿次曰寶實德世庫居覺爾察劉闡居阿哈河洛索長阿居河洛噶善景祖居祖居黑圖阿喇卽今之興京也包朗阿居尼麻喇寶實居章甲近者相距五里遠者二十里因號其人曰寧古塔貝勒與以之名地者不同

混同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江又名松花哩烏喇松花哩者漢

言天烏喇者漢言河言其大若天河也混同江之名改於遼聖宗四年其源發

於長白北流遶船廠城東南出邊受諾尼江東注北受黑龍江南受烏蘇里江

曲折流入大東海其在船廠東南者闊三十丈 魏書勿吉傳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 余去時

爲己巳十月二十一日江已冰乘車過是日晴和冰少融見土余疑爲江底土

人曰江深二丈餘冰上積土土上復冰令所融者土上冰耳歸時爲庚午二月

二十一日流漸蔽江鋒甚利舟不肯渡余策馬從亦拉江徑涉亦拉者漢言三也蓋尼失哈站下流兩沙洲分江水爲三故以此名水僅沒馬腹余所乘高麗

馬則沒頸因念金太祖乘赭白馬徑涉水及馬腹平平耳何神異之有

冬雪多則春夏

融流水大否則小余適當尼失哈站南山上有潭產小魚魚皆逆鱗人不敢食

尼失哈者漢言小魚蓋地以物名者也

遼河套在開原西北舊顯州城下水甘土厚平地不下萬頃明宣德以前皆屬

邊內自畢恭立邊牆後遂置境外嘉隆開漸爲福餘衛頭目所據天命四年太

祖旣擒介賽

一作宰賽

貝勒喀爾喀

即福餘衛都督後

舉部北徙此地遂成甌脫惜乎不置

邊內以之屯種也

遼東金州旅順口距山東登萊甚近順風揚帆一日夜可達明時運糧運貨往往由此若永樂宣德開海運則自旅順口徑達開原城西老米灣舊跡猶存可

得而考也

古甯江州應在今厄黑木站扈從東巡日錄指爲大吳喇者非是按松漠紀聞來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而來流城卽在寧江州西金太祖紀十月朔克寧江州城次來流城可證今去混同江東百十里者正厄黑木站特不知何水爲來流河故跡若大吳喇則在混同江邊何百十里之相去耶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如歡喜嶺盤頭嶺之類戴石者曰拉亦作礮如拉伐必兒漢必拉之類平地有樹木者曰林如惡林王家林之類山間多樹木者曰窩稽亦曰阿機盛京志作窩集實錄作兀集秋笱集作烏稽如那木窩稽色出窩稽朔爾賀綽窩稽之類瀑布曰發庫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寬甸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懶山之銳者曰哈達

達讀作平聲

如山陰哈達之類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土著自言與滿洲同祖

而役屬於蒙古宋古之名始於元唐書作蒙兀部之科爾沁一作好兒趁與察

住牧東北邊外去建州最近明萬曆二十一年癸丑九月其長登阿代貝勒莽古思貝勒明安貝勒同葉赫等八國之師犯興京敗歸後明安貝勒以女進太

祖葬古思貝勒以女進太宗遂為外藩四十九旗之長凡自船廠往墨兒根愛渾黑龍江者由此按天聰

八年十一月霸奇蘭等征黑龍江命由科爾沁國舅吳克善辨古思貝勒之子所屬之

席北綽爾門地方經過則為東北衝途也久矣特以地屬外藩公行劫奪而莫

能禁行旅每視為畏途耳

黑龍江即薩哈連兀喇源出塞北愛渾一作艾虎城在船廠東北後魏時曰黑水部屬勿吉唐曰

黑水靺鞨置黑水府唐開元十六年以其部落都督賜姓名金曰合懶路元曰

合蘭府水達達路合蘭府設軍民萬戶府五曰桃溫曰胡里改曰幹朶憐曰脫

百大明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大清天命元年八月太祖命達爾漢順科落巴圖魯

征之合江水每九月始冰時流漸忽後朝貢為羈縻國康熙十三年始築城二十

二年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三員

滿洲一水手一索倫

滿洲披甲千人索倫披甲千人

所謂黑龍江新披甲是也

凡強盜竊盜免死者多給為奴

大船四十花船七十槳船十七而以

船廠甯古塔流人為水手幫兒各八百二十四人二十九年將軍統其半駐墨

兒根以衛索倫索倫者屬國也

按實錄天聰八年五月黑龍江索倫頭目巴爾達齊來朝貢貂皮十月巴爾達齊又率京古齊

哈拜孔恰泰吳都漢內赫徹特白哈爾塔等朝貢其未附屯寨則於崇德四年

十一月遣曹海等六年七月遣席特庫等會蒙古敖漢奈曼吳喇忒四子諸郡

調度征之產美貂號索倫皮與西北阿羅斯為鄰

阿羅斯一作俄洛斯即羅剎邊外呼為老鎗為人深目碧

瞳隆準黃虬髯長身多力而好睡輒不即覺長於步戰善鳥鎗不畏弓矢

著身徐徐拔之相視笑自言自開關至今皇帝之丁卯共七千九百十有四年

其族卑幼見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右肩次指左而哭或曰非佛也奉者天主

俯伏而哭者天主教也其居室正上方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類西洋其帽青

頂縫貂於內外綴珠寶珊瑚或用猩猩鬚縫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賤者著

銀羅尼貴者貂銀鼠襪錦蒙其表綴珠寶珊瑚金剛鑽於邊而絕少袖綴其錢

一錢必書數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臘底話臘底諾者西洋諸國之官話

也其紙厚若山西毛頭大減十之三微脆中有暗花若戈戟之狀色白其菜莖

若蒿苳而短葉若蘆包者白舒者青魚腥臭食之味淡其所食多虛糕如今之
 西洋糕者而色純白軟潤經月不硬其國都相傳在正西之北高海中水陸曉
 夜行十三閱月乃至雅克薩城而西陲紀略以為在金山西北七日出塞紀略
 以為漢之堅昆唐之黠戛斯又曰紇吃斯王秋澗玉堂嘉話則以為古烏孫即
 今幹落絲余以滿音叶之此音本在烏幹孫絲之閒而無適合之字譯者不得
 已以己音之相近者當之中原譯者音隨地變以訛傳訛名稱遂異不知其國
 固與顏師古注烏孫者合因復疑之今得秋澗語始恍然矣至於地之方位路
 之遠近余
 不暇辨

康熙四年乙巳阿羅斯率八十餘人入索倫部取貂皮而淫其婦女
 臥未覺寧古塔將軍巴海輕騎往襲之盡殲其軍脫者四人耳於是築城於雅
 克薩為邊患者二十餘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天子命舅舅公佟國綱內大臣

索額圖往諭禍福乃毀雅克薩城退地五百里以尼不楮為界而索倫貂乃盡
 貢內府矣

虎兒哈河即鏡泊下流盛京通志寧古塔城西南百里有湖廣五六里袤七十
 里土人呼為必爾滕即鏡泊也中有三山曰俄莫賀昂
 阿山阿克善山牛象山阿克善牛象兩山之閒有巖曰白巖湖之西南虎爾哈
 河東流入湖之處有崖曰呼客兔崖湖水東注飛瀑躡空奔浪雷吼聲聞數十

里土人呼爲發庫金呼里改江也闊二十丈源出色出窩稽繞古寧塔西南東北折入

混同江匯黑龍烏蘇里二江入海其水色白味甘在第二泉上飲之益人精力或曰參水也故能然

寧古塔西八十里有大石曰德林天東小記作烏黑法喇在萬山中廣二十餘里袤百餘

里其平若砥色或青或黑或紺或若龜文或若羊肚又復嵌空玲瓏馬蹄鑿鑿然若行鼓上而曲池橫沼志所稱如井如池如盆盂者盛京志孔洞大小不可數計或圓或方或六隅

八隅如井如盆如池或口如盂而中如洞深或丈許或數尺中有泉或生魚或生草木莫不凍魚鼈焉

寧古塔城舊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康熙五年移於覺羅城西南去覺羅城八里今梅

勒章京所居者新城也新城建舊城遂廢人呼之爲舊街上

寧古塔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繞其前木城周二里半東西南各一門外爲土城土城本周十里四面有門今皆圯惟臨河西南面壁立耳公衙門及梅勒章京

居在木城內餘官兵及民皆散住東西南土城內合計不過四三百家屋皆東

南向立破木為牆金志以木為牆壁覆以沙草厚二尺許草根當簷際若斬綯大索牽

其上更壓以木蔽風雨出瓦上開戶多東南金志獨開東南一扉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

北三面空其東就南北炕頭作窠上下男女各據炕一面金志穿土為牀煖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

上夜臥南為尊西次之北為卑曉起則疊被褥置一隅覆以氈或青布客至共

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麗紙寒閉暑開兩廂為碾房為倉房滿語

曰哈為樓房用貯食物四面立木若城名曰障子而以柵為門金志柵木為柵或編樺枝或以橫

木廬舍規模無貴賤皆然惟有力者大而整耳

自混同江至寧古塔窩稽凡二曰那木窩稽一作諾木阿機又作納木阿機明初置納木河衛萬曆三十八年庚

戌十一月大清命額宜都取之曰色出窩稽一作色赤阿機盛京志作色齊窩集那木窩稽四十里色出窩稽六

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參天排比聯絡間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

漏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則冰雪凝結不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匯爲波濤或數日或數十日不得達蛟蟲白戟之類攢嚙人馬馬畏之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烟以驅之夜據木石燎火自衛山魃野鬼嘯呼墮人心膽餒則咽乾糧或射禽獸燒而食之糧盡又無所得久之水不涸則死矣凡入窩稽者必掛一物於樹言笑不敢苟若齋然否則多蹭蹬或曰山神爲祟

扈從東巡日錄云烏稽中皆喬松及樺柞樹間有榆散鱗接虬蟠纓山帶湖蒙密紛斜白晝晦時霜旦葉彫略見曦月樹根亂石礫確錯落疑無道路供奉得之傳聞記載雖不甚詳然其大概略可想見矣

自山海關至十三站連岡複嶺無徑寸之木自十三站至奉天平壤爲多自奉天至柳條邊山野相錯或斷或續自柳條邊至混同江岡嶺似十三站西而草木則隨地皆有自混同江東尼失哈站至必兒漢必拉半屬窩稽崎嶇陰慘不類人間至沙蘭則又別有天地而寧古塔尤佳惜四山樹木爲居人所伐鬱蔥

佳氣不似昔年耳

寧古塔西南六十里沙蘭南有舊城址天東小記作火茸城大與今京城等內紫禁城石

砌女牆下猶完好內外街道隱然瓦礫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為東京而中原

之流寓者皆指為金之上京是以盛京志作金上京會寧府按金史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

土也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祐二年遷都於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為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接出虎水混

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其宮室有乾元殿慶元宮宸居殿景暉門敷德殿延光門宵衣殿稽古殿明德宮涼殿延福門五雲樓重明殿東華殿天門殿混

同江行宮春亭天元殿世德殿永祚宮光興宮雲錦亭臨漪亭余按史志遼金東京在今遼陽州土人之言固

非而盛京志亦未可盡信嘗考金史地理志上京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

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

路一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寧頭鋪四十五里至第二鋪

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厘鋪七十里至賓州

按金史賓州本渤海城渡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寧古塔之西混同江在鴨子混同二水之閒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窩稽嶺上土城址尙在今人指爲金時關門者安知非是然則沙闌之金碧猶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後之北京歟

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常三四尺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國分界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眞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遶入所見皆同時方六月大東海尙凍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

洲阿羅斯喀爾喀文

沙闌城内存石塔一石觀音一康熙初觀音首脫鼻端微損新鄉張司空坦公名緒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餘己巳六月寧古塔藍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媽病且死夢石觀音至其家遺命長子吳達哈爲屋以蓋之吳達哈出

五十金屬西關吉林下觀音廟僧淨金董其事淨金又募得數十金冬十二月入窩稽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此余所目擊者也又往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興劉侍御□□命人往觀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聖次曰儒生盛於東觀次曰下瞰闕庭書類率更令蓋國學碑也又土人云城內雖無居人遠望之猶有王氣城北十餘里有兩石橋橋九洞今石雖圯柱尙在又將軍安珠珊使人浚井得硃漆井亭木方尺顏色甚鮮五國城就徽欽之死斷之似一城而五國其名者考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剖阿里國曰益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爲在三萬衛北一千里自此而東分爲五國載大明一統志或以爲在羌突里嚙尙吳漢槎曰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名羌突里嚙尙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焉疑卽是或在朝鮮北境扈從東巡日錄朝鮮北境近寧古塔或以爲去燕京三千八百餘

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

南盛紀開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雲州又遷西
泗州又遷五國城其地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

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余按金史徽欽以金太宗天會六年七月乙巳赴上
京十月徙韓州七年七月丁卯徙鶻里改路地名皆不相合此書之僞無疑或

以爲寧古塔相近搶頭街有舊城址五疑卽是其說紛紛不一而余以爲徽欽

自徙鶻里改路之後未聞再徙則五國城自在鶻里改路境內而鶻里改者卽

虎兒哈里改之變書也搶頭街之說庶幾近之

黑龍江元史作合蘭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雖入海處

合而爲一而其源則相去甚遠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大誤又兩江之

水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略如柳汁耳金志及松漠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皆

不可信

柳邊紀略卷之二

自京師至寧古塔凡二千八百七十八里京師四十里至通州二十里至燕郊

二十里至夏店三十里至三河縣縣近七渡鮑邱臨洵三水故名三十里至邦均二十里至段

家嶺三十里至別山二十里至枯樹三十里至玉田縣古無終國水中白沙可治玉四十里

至沙流河四十里至豐潤縣二十里至板橋三十里至榛子鎮松漢紀開作榛子店三十

里至新店堡二十里至沙河二十里至野鷄坨十五里至安和店店東北十餘里有首陽山

山麓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廟二十五里至永平府古孤竹國秦漢為右北平松漠紀開作平州三十

五里松漠紀開作四十里至雙望二十里至蘆峯口十五里至撫寧縣二十里至榆關或作

淪關又曰臨淪以淪水名松漠紀開舊榆關至雙望店七十里二十里至深河三十里至范家店三十里至山

海關三里至歡喜嶺五里至八里鋪明崇禎初經略王在晉請城八里鋪以衛山海關旋罷五年又以山永巡撫楊嗣昌

言設兵五十名十二里至老軍屯三十里至高梁站十八里至前衛十五里至涼水河

十里至葉家坎三十里至中後所明崇禎五年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東光站十

二里至望海店三十里至七里坡十二里至曹莊十里至寧遠州明初置寧遠衛領所七設

指揮二十四員千戶二十五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七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嘉靖二十六年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把總九員主兵三千八百八

十八名客兵家丁二十三名獨輪戰車一百輛馬三千三百六十八匹驛五十頭四十二年設寧前兵備道一員今悉裁去惟設知州吏目學正訓導各一員

十八里至雙樹鋪天聰二年五月太宗攻寧遠不克回兵駐此十二里至連山十八里至塔山明時寧遠

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十二里至高橋十八里至杏山明末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松山明初

廣寧中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崇禎十八里至小凌河十里至雙陽店二十里開設遊擊一員統兵一千二百名

至大凌河明初廣寧左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自遼陽失後遂為要地總兵祖大壽等統重兵於此拒守三十里至十三站卽

三山胡燄陷虜記云遼乾州廣德軍奉四十里至閭陽驛遼縣金閭陽縣二十里至壯振堡十

里至興隆店十五里至二臺子十里至顧家子三十里至中安堡十八里至羊

腸河按三鎮邊務務要羊腸河在鎮遠等堡邊外係梁顏衛住牧之所今為內地十五里至小黑山二十里至胡家

窩三十里至二道井二十里至一半拉門三十里至白旗堡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朔己酉天子駐

躡於此鑿百三十里至劉河溝十里至黃旗堡八里至小黃旗堡二十二里至

非以供行營巨流河即遼河一名柳柳河又作句驪河源出鞅十五里至顧家子二十五里

至老邊三十里至大石橋安橋一名永三十里至奉天府松漠紀開作瀋州明洪武

五設指揮使三十二員千戶二十一員百戶五十七員千把總九員主兵七千九

百八十七名客兵家丁四十八名獨輪戰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

設府尹一員府丞治中各一員經歷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戶禮兵刑工五侍

郎各一員郎中七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二十里至大窪二十里至蒲河明時

戶十里至汎溝鋪二十里至懿路站即金把婁縣明時鐵嶺二十里至范家屯

十里至新鋪三十里至鐵嶺縣明初建鐵嶺衛領所七設指揮二十八員教授

員百戶六十四員又設備禦一員領把總二員主兵二千三百八十一名馬五

百五十八匹獨輪戰車一百輛今改為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

員十里至高麗站五里至平定堡五里至山頭鋪四十里至開原縣明初置遼海三萬二

衛領所十七設指揮五十一員千戶三十二員百戶九十三員鎮撫六員經歷

二員教授訓導各一員知州吏目各一員又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

十四員主兵一萬五百二十名獨輪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二千

八百二十五匹驛五十頭又設兵備道一員今改為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教

諭訓導各一員十五里至開原站十五里至柳條邊威遠堡門四十里至棉花

披甲一千名街五十里至也合站盛京志及太祖實錄皆作葉赫明時北關也五十里至火燒嶺三十里至黑而

蘇站三十里至小孤山四十里至大孤山扈從東巡日錄載康熙二十一年天

順舊堡為琉璃河為札凱為嘉祐禪為會家寨為哈達河為耿家莊柳條邊為

鶴鷹坡為庚格為庫魯為三九山為夸蘭山河為阿爾灘訥門阿爾灘訥門者

蒙古語漢言大孤山也乃與驛路合三十五里至易屯河一作一統河又作亦屯河明正統開置衛二十五里至一把

且二十五里至石頭河三十五里至雙陽河六十里至衣兒門一作引門河明正統開置衛

二十里至沙莽一作薩龍河三十里至一拉溪二十里至搜登一作蘇敦二十里至水哈

三里至小水哈五十里至船廠十里過混同江至尼失哈站三十里至交密峯

四十里至厄黑木站十里至那木窩稽三十里至山神廟五十里至拉筏站七

十里至退屯站一名昂邦多紅昂邦者大多紅者渡口也三里至色出窩稽六十里至朱倫多河五

十里至俄莫賀索落站一百四十里至必兒漢必拉站四十里至德林二十里

至沙蘭站四十里至藍旗溝四十里至寧古塔元史地理志胡理改距上都開平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

里大都者燕京也又明太祖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故元鯨象千戶速哥帖木兒木蒼哈千戶完者帖木兒牙蘭千戶卓花自女直來歸言遼陽至佛出渾之

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渾至幹朶憐一千九百九十里胡里改至訖溫萬戶府一百八

里訖溫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樂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隘口至乞列憐一百九十里

山海關外奉天將軍所轄二十四站曰沙河站東光站寧遠州高橋站小凌河

站十三站廣寧驛舊肅河站二道井站白齊鋪巨流河舊邊站盛京驛石榴河

東京驛狼子山甜水站連山關通源堡雪裏站鳳城高麗堡威遠堡伊魯站

寧古塔將軍所轄二十二站曰葉赫站黑爾蘇阿爾灘額木爾站一把淡站蘇

五鹽站伊爾門站叟登站尼什哈站額黑木站額伊虎站挖伊屯站鄂木合棧
羅站畢爾漢畢喇站沙鹽站寧古塔驛吉林城錦州俄佛羅站發忒哈邊界蒙
滾河孫查包速素舍里村白都訥村

黑龍江將軍所轄十九站曰茂欣速素站古魯村站他爾哈池站多耐站溫托
渾池站忒墨得黑村布克村塔哈兒村寧年池站喇哈岡帖薄兒德村喀母尼
喀俄佛羅站乙喇喀池站墨爾根村科落爾河站喀爾塔爾幾河站庫木爾山
站額爾兒站黑龍江

康熙十六年丁巳寧古塔梅勒章京薩不蘇

不蘇後爲黑龍江將軍

以緹量道里兩度爲

丈百八十丈爲里自寧古塔西關門始至船廠東關門止凡九萬八千丈爲五
百五十里今分八站作六百三十餘里然以中國之里較之直千里之外矣
盛京戶部設滿洲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四員員外郎七員

主事二員司庫三員禮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
外郎四員主事五員助教二員讀祝官八員贊禮郎八員筆帖式十二員兵部
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八員主事三員刑部
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六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二員筆
帖式二十三員工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
五員主事二員司務一員司庫一員筆帖式十七員烏林人七員管匠役官一
員管理修陵漢軍四品官一員五品官一員管理各項匠役漢軍六品官一員
看守篤恭殿漢軍六品官一員分掌百工營作山澤採捕等事按會典國初設各部承政參政
啓心郎筆帖式等官順治元年裁併
奉天將軍管理康熙中復設今官
三陵按實錄永陵在興京啓運山葬肇祖興祖景祖顯祖福陵在奉天府承德縣天柱山葬太祖壽康太妃在其右昭陵在奉天府承德縣隆業山葬太宗懿靖大貴妃墳各設總管一員掌關防官一員副理關防官一員包衣大一
淑妃墳皆在其右

員布打衣大一員茶衣大一員筆帖式二員妃墳各設看守首領一員又設囀喇大二員管壯丁六品官一員專司陽石木地方供祭牛羊

奉天府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六十三員半個佐領四員防禦

三十二員驍騎校六十三員筆帖式十一員放荒正尉一員副尉二員馬兵二

千六百四十名步兵四百名看守實勝佛兵八名

按會典載每年實勝寺香燭銀八十兩茶葉二百斤

牛莊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 蓋平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

一百名 鳳凰城設拜他喇布勒哈番三員筆帖式一員兵一百五十名 廣

寧設協領一員佐領三員防禦三員驍騎校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二百十四名

興京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 開原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二員

兵一百七十二名 錦州府設城守尉一員佐領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筆帖

式二員兵五百三十名 前錦州設防守尉一員佐領二員驍騎校八員筆帖

式二員馬兵一百五十名步兵五十名內佐領驍騎校各一員兵一百名移駐中後所 易州設城守尉一員伊爾希大二員拜他喇布勒哈番一員拖沙喇哈番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六員八品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兵九百七十名

山海關至威遠堡等八門每門設守禦一員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一名兵十名

寧古塔烏喇等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 按實錄及會典寧古塔駐防自天聰十年設

昂邦章京以鑲藍旗薩兒吳代為之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為將軍十五年移將軍及一副都統駐船廠副一副都統駐寧古塔副都統本名梅勒章京十五年

年改協領八員 烏喇六員寧古塔二員 佐領五十八員 烏喇四十六員寧古塔十二員 防禦二十四員 烏喇

二十員寧古塔四員 驍騎校五十八員 烏喇四十九員寧古塔九員 管船礮水手總管一員四品官二

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四員 在烏喇 督管驛站六品官一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

四員兵三千九百二名內防寧古塔兵三百五十名 畢勒亨邊門設防禦四

員兵八十名

愛渾即黑龍江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四十員防禦十六員驍騎校四十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一員兵二千名 遊牧地方每旗設蒙古總管一員副管二員

關東糧運始於康熙二十二年按會典於開成鄧子村易屯門及易屯口等處設倉每歲農隙之時運米開成倉內春秋二季以舟運至鄧子村倉又自鄧子村陸運百里至易屯門倉由易屯河舟運至易屯口直達混同江給烏喇兵糧遼河運糧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用滿兵三名水手六名奉天府州縣月給工食每名銀一兩免其差徭易屯河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混同江大糧船八十隻每船載米二百石烏喇船廠船六十隻大船七十隻其水手皆寧古塔將軍分派

寧古塔至黑龍江設專管修理糧船漢軍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二員撥什庫八名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駐防官員缺出該將軍副都統將本處本旗應陞官內揀

選一員咨送兵部及在京本旗固山額真固山額真又將在京應陞應補官內派出數員一同引見然外送者恆用十之九至兵丁亡故老病退甲之缺有子嗣者准其頂補若無子嗣將軍副都統將伊奴僕頂補如有承受家產之主在京情願取回其僕者令其撤回缺另酌補

凡公務差遣官兵至京騎本身馬者寧古塔人春冬喂養二十日夏秋十五日盛京人春冬十五日夏秋十日其自京駐防寧古塔官兵馬匹冬月在盛京歇養一月春月歇養二十日兵部發往空馬冬月養二十日春月十五日此定例也然行旅往來則皆喂四十日而後行

明時遼鎮邊外部落分爲二種在西北者曰三衛按三衛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黑龍江南連薊遼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驪其會走松漠開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庫莫奚唐述谷渾宋屬契丹名兀良哈元卽奚都置大寧千戶所明初故元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卽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爲寧王以鎮之二十一年置三衛成祖靖難患寧王

蹶其後乃陰說三衛兵於寧王郊餞時一呼皆戰遂擁寧三衛者泰寧其地西
 王入松亭關事平徙寧王於南昌盡割大寧以與三衛以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爲
 前屯衛邊東至廣寧白雲山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爲
 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茂再貢馬數年之後即糾他部犯邊陽順陰逆
 迄無寧時明末略爾略福餘其地西自廣寧白雲山起東至開原止明洪武二
 速把亥等卽其後也 福餘其地西自廣寧白雲山起東至開原止明洪武二
 同知歲再貢馬正統間同也先入 朶顏其地自開平起至山海關止明洪武二
 寇不得利反爲也先所掠後遂衰 朶顏其地自開平起至山海關止明洪武二
 爲指揮同知歲再貢馬後乃陽順陰逆每導韃靼入犯至啓禎間也在東北者
 三十六家之長哈喇慎部布顏台吉蘇布地等遂爲大清外藩 也在東北者
 曰女直女直種三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
 爲野人女直置都司一曰奴兒干都司 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忽刺温等處女
 衛以把刺荅塔阿刺孫等四人爲指揮同知古驢等爲千戶所鎮撫賜誥印冠
 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七年閏四月設奴兒干都司以東寧衛指揮康旺爲都指
 揮同知與兵二百護送六月置經歷司經歷一員十二年閏九月命遼東都司益
 等物仍設狗站遞送六月置經歷司經歷一員十二年閏九月命遼東都司益
 兵三百往護其印踰二年遣還宣德三年正月命都指揮康旺王肇舟修荅刺
 哈往奴兒干之地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并賜都司銀印一經歷司銅印一
 六年五月命都指揮馬及方物八月以都指揮使康旺之子康福襲爲都指揮
 刺哈妻王氏來朝貢馬及方物八月以都指揮使康旺之子康福襲爲都指揮

命同知閏八月以都指揮同知王肇舟老疾置衛三百八十一合三衛卽三日建
州衛按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以阿
官賜以冠帶及鈔幣有差六年三月忽的河法胡河卓爾海刺河等處女直
野人頭目哈刺等來朝遂併其地入建州衛命哈刺等爲指揮千百戶賜冠帶
襲衣及鈔幣有差八年八月以指揮阿哈及其子釋家奴等從征有功賜阿
哈出姓名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俱爲正千戶阿刺失曰李從善可曰郭以誠
陞李顯忠爲都指揮僉事從善以誠俱爲百戶阿刺失曰李從善可曰郭以誠
知平凱等奏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指揮李速趙歹都顯忠顏春地面月兒
州居住歲祿乏食上命發倉粟賑之十五年十二月李顯忠奏顏春地面月兒
速哥願率家屬歸附居州從之仍賜賚如例八年二月以李顯忠兒吉納
等四人并所鎮撫哈等二人爲副千戶俱賜勅褒諭賞賚有差十七年三月
以李顯忠所舉女直也住等二十七人爲千戶賜勅褒諭賞賚有差十七年三月
月欽眞河等處女直野人兀令哥等來朝命兀令哥爲副千戶木郎哈爲百戶
宣德元年三月陸李顯忠子建州指揮李滿住爲都指揮僉事四年三月李滿
住請入朝充侍衛賜勅諭止之五年四月李滿住奏請與朝鮮互市朝鮮不納
上復諭止之六年正月李顯忠妻康氏及指揮僉事金奴來朝貢馬及方物
八年二月陸指使歡赤爲都指揮僉事五月陸指揮僉事木蒼兀爲指揮僉事十一月
三月陸指使歡赤爲都指揮僉事五月陸指揮僉事木蒼兀爲指揮僉事十一月

統元年閏六月李滿住遣有差二月來朝貢馬并送東寧衛逃移人四
 八名上年嘉之賜綵幣靴帽古納五月陞指揮馬并送家奴爲指揮同知
 千戶牙失爲指揮僉事所鎮撫阿不樂爲副指揮趙歹因哈奏舊住帟諸
 鮮必屯城相仇殺上諭止六月李滿住遣指揮三因哈奏舊住帟諸
 被朝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遺指揮王武等往招滿住等入謝時諸部以先
 難多失勅印無職衙減宴怨忿而叛成化三年九月以武靖伯趙輔充總
 都督王瑛等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兵五萬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越石門土
 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會朝鮮兵搗巢獲指
 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喜昌口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帟諸江中軍
 女等千人建州左衛木兒奏舉以頭目顏帖木兒速哥爲指揮千戶宣
 併誅滿住建州左衛木兒奏舉以頭目顏帖木兒速哥爲指揮千戶宣
 德元年正月命指揮僉事猛哥帖木兒爲指揮僉事八年野人阿速江等
 木苔哈爲指揮同知正千戶宰若禿爲指揮僉事八年野人阿速江等
 哈木苔忽木冬哥帖木兒子童倉與其叔凡察及百戶高早花等五百餘家
 等盡取其財猛哥帖木兒子童倉等家居至毛憐衛轉送出境又命猛哥帖
 住朝鮮鏡池地面又欲遼東居住爲朝鮮所置二年十一月童倉奏請勅諭
 上勅朝鮮國王李禔送童倉等家至毛憐衛轉送出境又命猛哥帖木兒子
 山裂爲本衛指揮使五年童倉隨其叔凡察逃往建州朝鮮慮其與建州都
 揮李滿住同謀生覈奏請勅諭九月上降勅諭之童倉等又開原女直馬哈
 刺等從朝鮮國回內一百七十餘家爲朝鮮所置土人百戶高早花等四十
 家被毛憐衛所置請上勅諭六年正月陞指揮董山爲都督僉事董山與凡

不和六月勅遼東總兵曹義等察之後結福餘衛鞮朝鮮邊景泰中巡撫王
 翔遺指揮王武等往招董山入謝以宴賞薄怨叛潛結朝鮮成棄得共制書遣使
 憲大夫中樞密使謝罪順成二年董山糾毛憐在西州寇遣都督武忠往諭山
 往問各上表貢馬謝罪不遜廣寧尋還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
 亦悔走闕下以語言不遜廣寧尋還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
 瑛封忠為副左都御史李乘督漢京邊官軍五萬討之董山降送京師放歸
 廣寧誅之六年以董建州右衛按實錄宣德七年正月建州左衛都督僉事猛
 山子脫羅為指揮使董建州右衛按實錄宣德七年正月建州左衛都督僉事猛
 物三凡察以招撫遠夷都督僉事仍掌衛事四月凡察奏去年野人阿速
 裴俊幹木河殺賊有功陞為都督僉事仍掌衛事四月凡察奏去年野人阿速
 江等衛木苔忽木冬哥哈當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其兒都督猛哥帖木兒姪
 阿古等盡取其財請發兵問罪上遣指揮僉事野人顏帖木兒等資勅令建州
 左衛指揮同知扎刺兒往諭木苔忽等十月復諭所畱童倉奏上勅諭朝鮮
 倉等潛往朝鮮鏡池地又欲至遼東居住為朝鮮所畱童倉奏上勅諭朝鮮
 送凡察等家至毛憐衛轉送出境三年正月凡察來朝貢馬五年九月凡察自
 朝鮮逃回原叛王迤西河兩界開令音波說凡察李滿住謀於東八站
 於三土河及帶諸王李迤西河兩界開令音波說凡察李滿住謀於東八站
 六年二月朝鮮國王李迤西河兩界開令音波說凡察李滿住謀於東八站
 搶劫朝鮮國使臣上勅禁之且令與董山輪次來朝又諭建州衛都指揮李
 滿住兀者衛回國使臣上勅禁之且令與董山輪次來朝又諭建州衛都指揮李
 凡察奏辨復諭之察與董山復得舊印勅命之亂建州左衛印失宣
 德閒又頒新印令凡察之既而董山復得舊印勅命之亂建州左衛印失宣

仍舊印董山不聽復命繳遠新印都指揮李章加等奏保凡察獨掌衛事上令
 以新印領右傳至本朝肇祖河虎欄哈達山下黑圖喇居焉黑圖喇者即今
 城西千五百里蘇克蘇河達山野人部將西陽哈等百三十四人自
 之與兀者衛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加賜白金三百七十兩永樂元年十
 京也忽刺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西陽哈等納等六人為指揮僉事餘
 二月忽刺溫等處女直野人頭目西陽哈等納等六人為指揮僉事餘
 者衛以西陽哈為指揮使頭目西陽哈等納等六人為指揮僉事餘
 為衛鎮撫千百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製衣及鈔幣有差永兀者左衛按實錄
 樂九年十月命能哥等為指揮同知兀塔出等為指揮僉事兀者左衛永樂二
 年二月兀者衛頭目脫哈等五十三人來朝別設兀者左衛以脫哈為指
 揮同知末合赤吉等為指揮僉事除為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製衣及鈔幣
 有兀者右衛兀者後衛朝設兀者右衛以那海為指揮同知設兀者後衛以鈔
 差兀者右衛兀者後衛朝設兀者右衛以那海為指揮同知設兀者後衛以鈔
 不扎尼為指揮同知羅卜灘野哥匪為指揮僉事除各授官賜誥印冠帶及鈔
 幣製衣有差永樂十四年七月命女直野人保童為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塔失
 塔木等二十三人為指揮僉事兀刺納等十四人為副千戶忽失塔等
 二人為衛鎮撫忽失納等八人為百戶兀桑哈為所鎮撫俱賜誥勅等
 衛虎兒文衛乃也兒古尼往哥赤等來朝設失里錦虎兒文二衛以純魯不
 乃也兒古尼等六十四人為指揮千撒力衛女直野人卯叉等來朝設撒力衛
 百戶賜誥印冠帶製衣及鈔幣有差撒力衛女直野人卯叉等來朝設撒力衛

以卯又為指揮僉事賜誥赤不罕衛等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韃靼失兒哈達兒等為
 印冠帶及裝衣鈔幣有差屯河衛安河衛可憐哥歹顏哈等四十九人來朝設屯
 指揮千戶賜誥印冠帶等為千戶衛差毛憐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二十九人來朝設屯
 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屯河衛安河衛可憐哥歹顏哈等四十九人來朝設屯
 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毛憐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二十九人來朝設屯
 四人來朝設毛憐衛以把爾遜等為指揮千戶衛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
 差九年九月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朝賜予如例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都指揮李
 八人命為毛憐等衛指揮使等官十四年正月指揮使猛哥不花等率其部同
 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顯忠朝賜予如例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都指揮李
 滿住奏故叔猛哥不花男撒滿蒼失里給與印信眾宜與堅河衛永樂三年置右城衛
 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蒼失里給與印信眾宜與堅河衛永樂三年置右城衛
 里印信不許行用上以阿里現在毛憐部下人眾宜與堅河衛永樂三年置右城衛
 印信撒滿蒼失里用上以阿里現在毛憐部下人眾宜與堅河衛永樂三年置右城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哈成哈等五十人來朝設右城衛以哈
 成哈為指揮使除為指揮同知僉事千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
 差塔山衛來朝設塔山衛以搭刺赤等為指揮同知千戶鎮撫賜誥印冠帶
 製衣及鈔兀也吾衛來朝設兀也吾衛命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倒羅等二十一人
 幣有差兀也吾衛來朝設兀也吾衛命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倒羅等二十一人
 賜誥印冠帶襲嘉河衛哈密衛斡難河四鎮三關志作灘納河衛按實錄永樂
 衣及鈔幣有差嘉河衛哈密衛斡難河四鎮三關志作灘納河衛按實錄永樂

河等處女直野人阿必察等百二十八人來朝貢馬設嘉河哈密幹難河塔魯

木衛地緯云北關住野黑寨而故會蘇温河衛阿速江衛速平江衛按實錄永

月女直野人打葉等七十人來朝設塔魯木蘇温河阿速江速平江四衛以打

葉等為指揮官賜予如例宣德八年阿速江等衛頭目弗苔哈等殺建州左

衛都督猛哥帖木兒所謂七姓野人者是也九年吉河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三

十月因凡察奏勒弗苔哈等還其所掠人馬財物吉河衛按實錄永樂四年三

哈等來朝置吉河衛命速魯董哈為指揮雙城衛撒刺兒衛亦馬刺衛脫倫衛卜

顏衛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忽刺温三角等處女直野人吉里納者哥兀蘭衛亦

兒古里衛脫木河衛福山作福三衛實錄永樂四年八月兀蘭等處女直野

以乞刺尼紐憐等為指揮札木哈大明會典志作割竹籃衛實錄永樂四年八

餘為千百戶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

命乃兒不花為指揮同知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

三人來朝置肥河衛命哈察密陳衛卜刺罕衛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以苔魯

等為指揮千百戶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賜予如例

乞歹不花忙古納等來朝貢馬置密陳卜刺罕衛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以苔魯

罕答河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一月扎童撒兒忽罕顏赤不等處女直野人顏赤不

予如木魯罕山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吾藍兒等處女直野人命火失刺程哥

為指揮等官兀者前衛永樂四年置國朝典彙成化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

賜予如例散赤哈因糾建州三衛乘虛掠奪集諸堡陳鉞掩屠近塞僧格十八族殆盡更

以捷亦罕河衛納憐河衛麥蘭河衛斡蘭衛馬英山衛土魯亭山衛木塔里山

衛朶林山衛哈溫河大明會典俱永樂四年置喜樂溫河衛木陽河衛哈蘭城衛可

令河衛兀的河衛阿古河衛撒只刺河衛依木河衛亦文山衛木蘭河衛阿資

河衛甫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女直野人土成哈等二百二十五人來朝

年二月女直野人咬納等三百人來朝命朶兒必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朶

咬納等為木蘭河衛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直野人官夫蒼蘭張禿等八十一人來朝置朶兒哥吉河衛野木河衛納刺吉

必河衛命官夫蒼蘭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河衛亦里察河衛答刺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人可成哥等九十二

人來朝置哥吉河等五衛命可成哥等為指揮等

官賜予納木河衛甫門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納木里河女直野人白百舍
 悉如例
 賜予阿刺山衛隨滿河衛撒禿河衛忽蘭山衛古魯渾山衛實錄永樂五年二
 如例
 若木咬納等五十人來朝置阿刺山等五衛命考郎兀衛亦速里河衛實錄永
 巴思若木咬納等為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三月黑龍江等處女直野人早哈失忽等百七十人來朝貢馬置考郎兀亦
 速里河二衛命早哈為指揮使虎失忽為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國朝典彙
 成武忠二年建州左衛指揮董山糾毛憐海西入寇遣都野定兒河衛卜魯丹河
 衛實錄永樂五年三月女直野人賈虎失等為指揮同知等官賜予如例喜刺烏
 野定兒河卜魯丹河二衛命賈虎失等為指揮同知等官賜予如例
 大明會典作衛實錄永樂五年十二月喜刺烏之地野人的升哥阿里河大明
 喜速烏河衛等來朝命的升哥等為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
 作阿衛永樂五年禿都河衛實山衛忽里吉山衛列門河衛莫温河衛阮里河衛
 吉河衛永樂五年察刺禿山衛嘔罕河衛實錄永樂六年正月女直野人必纒等百六十人來朝
 年置
 年口月命平住等為指揮弗朶禿河衛幹蘭河衛薛列河衛希灘河衛克默而河
 揮僉事等官賜予有差
 衛阿真河衛兀里溪山衛撒叉河四鎮三關志衛阿者迷河衛木忽刺河衛欽

眞河衛實錄永樂六年二月女直野人賈令哈火禿等百六十五人來朝置弗

衛指揮等官撤因加等願居安樂州從之九年十月命兀魯罕河衛塔罕山衛

鎖令哈為薛列河衛指揮同知撤因加等為指揮僉事

木興河四鎮三關志作木興衛益實衛一作乙室者帖列山衛乞忽衛刺魯衛牙魯衛友帖衛

實錄永樂六年三月暖暖河等處女直野人普速等百二十人乞塔河衛實錄

來朝置兀魯罕河等九衛命普速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六年十二月乞塔河女直野人乍里等來朝置乞童寬山衛永樂六年置葛林衛把

塔河衛命乍里等為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城衛札肥河衛忽石門衛札嶺山衛木里吉衛忽兒海衛木東河衛好屯河衛

實錄永樂七年三月葛林河等處女直野人禿木里等百一十人來朝置葛林

等九衛命禿木里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三年二月長亦八等女直野人

卜可你等來朝命為忽石伏里其衛實錄永樂七年四月奴兒于糴忽刺冬

門衛指揮等官賜予有差

冬奴等為指揮弗提衛實錄永樂七年五月瓦刺金河等處野人塔失等來

等官賜予如例勒尼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虎也木等處女直野人撒禿愛和四鎮三關志作愛河衛把

和衛實錄永樂七年八月愛和河站女直野人乞塔納等來朝阿倫衛實錄永

設愛和把和二衛命乞塔納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十月女直野人也力哈等來朝設阿倫衛命也力哈塔麻速衛實錄永樂七年
 為指揮僉事歹羊哈等為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失里木衛實錄永樂九年本衛女直野
 官音扒等二十一一人來朝設塔麻速衛失里木衛人哈升哥等來朝命為指揮
 命官音扒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甫兒河衛使坊一作河衛亦麻河衛實錄
 等官賜予如例河屯吉衛古里河衛永樂七年置甫兒河衛使坊一作河衛亦麻河衛實錄
 八年二月女直野人那溪等來朝設甫兒河等處野人秃刺等來朝設法因河衛古木河一作古
 衛命那溪等十九人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年兀速麻河等處女直野人把失
 應河衛命秃刺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年兀速麻河等處女直野人把失
 等十三人來朝命為法因河葛稱哥衛實錄永樂八年三月葛稱哥野人斜稱
 衛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葛稱哥衛實錄永樂八年三月葛稱哥野人斜稱
 禪等官賜予喜申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一月乞烈速頭目干塔奴等來兀列河
 悉如舊例予喜申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一月乞烈速頭目干塔奴等來兀列河
 衛卜魯兀河一作兀衛實錄永樂八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早花等二十人來木
 刺河大明會典衛阿荅力河一作阿衛實錄永樂八年置督罕河衛實錄永樂九年二
 直野人馬吉你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只兒蠻衛兀刺衛即今大順民衛囊哈兒
 命馬吉你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只兒蠻衛兀刺衛即今大順民衛囊哈兒
 衛古魯衛滿涇衛哈兒蠻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一作可衛弗思木衛明太

錄遼陽至佛出潭三千四百里佛出潭至弗思木隘口一千三百六十里又成
 祖實錄永樂十年八月奴兒干乞列迷伏里其兀刺囊加兒古魯失都哈兀失
 奚等處女直野人准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來朝貢方物幹朶倫衛實錄佛
 置只兒蠻等十一衛命准土奴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出潭至幹朶倫衛命脫亦脫為指揮同知猛哥非兒哥為指揮僉事兀的哥等為
 副千戶等官 卜忽禿河衛阿兒溫河衛可河衛 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
 賜予如例 忽禿河等三衛命亦能哥葛可河衛 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
 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故葛可河衛 來朝設葛可河衛命廣右等為指揮等官
 如故 塔速兒河衛兀屯河衛玄城衛和卜羅 一作和 衛老哈河衛兀列衛兀刺
 忽衛哈爾分衛 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野人阿魯禿等百十五人來朝設
 兀赤衛 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完苔只魯兀等四十三人 卜魯兀
 河衛 二年置 忽魯愛衛渚冬河衛扎真衛兀思哈里衛 實錄永樂十三年十月
 納等來朝置忽魯愛等四衛陸儒納為忽魯愛衛指揮使脫赤為指揮同知苦
 出脫幹等四十人為指揮僉事長家為渚冬河衛指揮同知吉當哈為扎真衛
 指揮同知忽嗜思為兀思哈里衛指揮同知忽 吉灘 灘一作吉 衛 實錄永樂十四
 禿等七十一人為千百戶等官賜予悉如例

奏學女直野人牙速等堪任以職設吉灘衛以牙速
為指揮同知亦里當哈等為千百戶賜予悉如例
命女直野人鎖奴兀為指揮使哈散哈為指揮同
知木苔兀等七人為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
永樂十五年二月安出河等處女直野人塔刺苦出等來朝置亦東河亦速河
二衛命塔刺苦出出咩哈為指揮使保迺刺忽等為副千戶散只木等為百戶
索南哥等為所阿真同真衛實錄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撒里亦苔等
鎮撫賜予如例
等官賜予益實左衛阿苔赤衛塔山左衛大明會典作塔山前衛地緯云南關
悉如例

城討温衛以上俱正統間置可木衛失里衛失木魯河衛忽魯木衛塔馬速衛

吉灘衛和屯衛和屯吉河衛亦失衛亦力克衛納木衛弗納河衛忽失木衛兀

也衛也速倫衛巴忽魯衛兀牙山衛塔木衛忽里山衛罕麻衛木里吉河衛引

門河衛即依兒亦里察衛只卜得衛塔兒河衛木忽魯衛木苔山衛立山衛可

吉河衛忽失河衛脫倫兀衛阿的納河衛兀力衛阿速衛速温河衛結刺吉衛

撒刺衛亦實衛弗朶脫河衛亦屯河衛一作易屯河又作一統河兀討温河衛

甫河衛刺山衛阿者衛童山寬衛替里衛亦力察河衛哈里分衛秃河衛好屯
衛乞列尼衛撒里河衛忽思木衛兀里河衛忽魯山衛弗兒秀河衛沒脫倫衛
阿魯必河衛咬里山衛亦文衛寫豬洛衛蒼里山衛古木河衛刺兒衛兀同河
衛出萬山衛者屯衛喜辰衛海河衛蘭河衛朶兒平河衛散力衛密刺秃山衛甫門衛
把忽兒衛鎮眞河衛也速河衛者刺秃衛也魯河衛亦魯河衛失里兀衛幹朶
里衛秃屯河衛者林山衛波羅河衛朶兒平河衛散力衛密刺秃山衛甫門衛
細木河衛沒倫河衛弗秃都河衛者列帖衛察扎秃河衛出萬河衛者帖列衛
兀失衛忽里河衛失里綿河衛兀刺河衛愛河衛哈刺察衛沒倫衛卜魯衛以
哈阿哈衛速江平衛兀山衛弗力衛失卽山衛亦屯衛木河衛竹墩衛河木衛
哈郎衛歲班衛失山衛考郎衛築屯衛黑河衛古城衛弗河衛文東河衛阿
古衛弗山衛兀蒼里衛納速河衛失列河衛朶兒玉衛兀魯河衛弗郎罕河衛

赤卜罕山衛老河衛竹里河衛吉蒼納河衛者不登衛也速脫衛阿木河衛顏

亦衛以上正統後置山答衛塔哈衛弗魯納河衛行子衛兀勒阿城衛阿失衛吉真納

河衛法衛薄羅衛塔麻所衛布兒哈衛亦思察河衛失刺衛卜忽秃衛撒里衛

你實衛平河衛忽里吉山衛阿乞衛台郎衛塞克衛拜苦衛所力衛巴里衛塔

納衛木郎衛額克衛勒伏衛式木衛樹哈衛肥哈蒼衛蓋于衛英秃衛乞忽衛

阿林衛哈兒速衛巴蒼衛脫木衛忽把衛速哈兒衛馬失衛塔賽衛筍里衛者

哈衛恨克衛哈失衛交校衛葛衛艾蒼衛亦蠻衛哈察衛革出衛卜蒼衛蜀河

衛秃里赤山衛賽因衛忙哈衛以上嘉萬開設所二十四曰兀者托温所元史地理志曰桃温設軍

民萬戶府屬合關府水達達路距上都開平四千里又明太祖實錄遼陽至佛
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佛出渾至幹朶憐一千九百里幹朶憐至托温萬戶府一百
八十里又成祖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托温女直野人頭目喚弟等來朝
設兀者托温千戶所以喚弟等為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製衣鈔幣有差可
里踢所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八秃卜花等來朝設兀的罕兀者
可里踢千戶所以八秃卜花等為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

罕所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與嘉河等衛同設得的河所與石河所永樂五年二月與喜樂温河等一十二衛同設會典無與石河

所哈魯門山所永樂五年正月與納木河等衛同設敷答河所永樂七年四月與伏里其等衛同設兀者揆野木所

兀者穩勉赤所魚失所五年所兀者已河所真河所兀的所屯河所哈三所兀

者屯河所古賁河所五音所鎖郎哈真河所兀者揆野人所兀禿河所哈魯門

所兀討温河所兀者撒野人所站七曰別兒真站黑龍江地方莽亦帖站弗朶

河站亦罕河衛忽把希站忽把希站弗蒼林站古代替站地面七國朝典彙作地面五十八

曰弗孫河地面木温河地面桶坎河地面撒哈地面亦馬河咬東地面可木地

面黑龍江地面寨一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即今愛渾

柳邊紀略卷之三

明末東北邊部落為大清所併者三十有六海西則有扈倫國之吳喇

一作烏臘又作烏

兀喇在混同江東尼失哈站北六十里昔扈倫國姓納喇有納齊布祿者生子
曰商堅朶爾和齊商堅朶爾和齊子曰加麻喀領朱古加麻喀領朱古子曰綏
屯綏屯子曰都爾機都爾機生二子長曰克習納次曰古對朱顏古對朱顏子
曰太爾太爾子曰布顏始服吳喇諸部築城吳喇河岸洪尼地自稱貝勒傳至
其孫布占泰與大清構兵萬哈達南關也與吳喇同祖先是扈倫國都爾機長
曆四十一人為太祖所滅哈達南關也與吳喇同祖先是扈倫國都爾機長
子曰克習納為族人巴代達爾漢所害有孫萬一名王台奔席北之綏哈城其
諸父王住外蘭奔哈達為部主後其下叛殺王住外蘭其子博爾坤舍進殺其
人以報父仇遂迎萬為部主萬子稱汗國號哈達七年為大清所滅山輝發一
前衛左都督傅至其子孟格布祿等於萬曆二十七年為大清所滅山輝發一
灰扒木姓益克得里始倫曰昂古里星古力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也自黑龍
江載木主遷居渣魯有扈倫曰昂古里星古力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也自黑龍
喇星古力二子長曰爾臣次曰督備臣禪子曰齊納領耐寬納領耐寬子曰王
拉哈都督拉哈子曰爾臣次曰督備臣禪子曰齊納領耐寬納領耐寬子曰王
機斡于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以居因號輝發國時有蒙古察哈爾國查薩
克圖土門汗圍其城不克而還遂益盛王機斡卒有子七人其孫拜音達里
盡殺之而自立萬曆三十五年為大清所滅居易錄曰陳君說輝發部落未滅
之前一載每至日哺輒有小兒千百為羣連臂入城羈人或入會長之居或散

眠在人家提而擲之散若輕塵旋復聚為小兒驅逐祈禳皆不能禁國人夜不見

也赫一作也合又作葉赫又作野黑在開原威遠堡門東北九十里即所謂

根達爾漢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改姓納喇後遷野赫河

岸故以野赫為國號星根達爾漢子曰席爾克明喇爾克明喇爾克明喇爾克明

爾噶尼齊爾噶尼子曰仰家奴皆依哈達王台為邊患而兄弟不相下乃更築新

城于山坡而號故城曰老城在城西邊家奴居之新開原殺之遼家奴居之萬

曆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以賜勅賞資為名誘二奴至開原殺之遼家奴居之萬

布寨布寨子曰布揚古布爾抗古仰家奴三年為大清所滅建州毛憐則有滿

洲滿洲始祖曰布庫里雅順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定三姓之亂之蘇克蘇濟河

其地在清河邊外屬城寨之著者曰沙濟城沙濟城曰撒爾湖城曰嘉木湖城曰沽

河寨曰安土瓜爾佳城曰古勒城曰沙濟城沙濟城曰撒爾湖城曰嘉木湖城曰沽

皆王杲子也萬曆十一年為渾河曰把爾達城曰兆佳城曰扎庫木城曰播一混

李成梁所殺餘皆亡于本朝渾河曰把爾達城曰兆佳城曰扎庫木城曰播一混

秦萬曆所併王甲哥落為仇十二年九月本朝太祖攻董鄂齊吉答城還孫扎

秦光瀛乞師攻食哥落戴度遣人董鄂顏之寬奠堡外萬曆十六年部主克徹巴

告之得為備十六年太祖滅之董鄂顏之寬奠堡外萬曆十六年部主克徹巴

吐阿祿下所殺其子何和理哲陳一作只陳萬曆十蘇完十六年四月率眾歸
 遂率眾歸本朝尙太祖長女哲陳五年爲大清所併
 大清太祖以其子輩英東爲一等大臣後鳴喇古一作押克孤寨主扈喇虎明
 以功陞固山額真卒諡直毅公配享太廟
 情以其子扈爾漢長白山之訥殷一作朱舍里
 爲養子賜名覺羅長白山之訥殷因朱舍里
 州江或呼發江唐書作馬訥殷因朱舍里
 長白山明萬曆十九年爲大清所併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
 大清吳巴兀爾格陳爾格一作吳綏分
 海等所滅兀爾格陳爾格一作吳綏分
 河灣爲上七部明崇禎十年七月烏爾古辰明萬曆三十九年爲大清阿虎爾
 哈改路地呼里之兀扎喇明崇禎六年兀扎喇地方頭目緯奇以貂狐皮朝貢大
 之弟塞痕卜克沙等歸大清令住寧古塔地方十四年二綽庫禪能吉爾以上
 月大清遣寧古塔章京鍾果兌等征其未附屯塞遂平之綽庫禪能吉爾以上
 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爲庫爾克爾一作庫
 大清阿爾津等所滅庫爾克爾一作庫
 掛喇爾額蘇里額爾兔以上八處明崇禎十二年八黑龍江之噶爾達蘇噶爾
 有二處以大小別之明崇禎十六薩哈連明萬曆四十四年七月大清命達
 年五月爲大清阿爾津等所滅薩哈連明萬曆四十四年七月大清命達

東北邊部落舉國內附者二十有六瓦爾喀則有蜚悠明萬曆三十五年正月

穆持黑請移家歸大清太祖命舒爾虎爾哈則有格先里明崇禎元年正月格

哈齊等率兵三千徙其戶五百還清石拉忻明萬曆四十四年本朝使順科落等那堪泰明崇禎三年十一月其

古塔命馬爾拖朝託科落羅一作脫科落明崇禎十年四月貢大清努牙喇

一作擣野勒明崇禎薩喀里以上三略里明崇禎十松阿里則有擺牙喇明崇禎元年十二月頭目

略歸大清河黑龍江則有戈博爾塞布奇長巴爾何黑岱克殷吳魯蘇榆爾根海

輪固濃昆都輪吳藍以上十屯明崇禎八精格里河渾泰明崇禎元年十月其

貢貂使犬部則有蓋青明崇禎七年十一月其窩稽一作兀集又作烏集則有

那木烏路鳴僧格尼喀里湯松鳴葉克舒等歸大清都魯明萬曆三十八年

東北邊部落現在貢寧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自寧古塔

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拏耶勒一作闊需明崇禎四年七月部長薩達蘭

宜冠扎濟喇瓦爾禪厄克星格等曰革依克勒一作克益克勒又作克宜克勒始貢本朝貂狐貉狝猴水獺皮

貂狐曰拈什喀里一作虎習哈禮明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其長納木達禮等十人賴達庫等四人始貢大清玄狐皮此三喀喇

言姓也役屬久其頭目皆尙少主少年精悍者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有爲侍衛者初服魚皮今則服大清衣冠所謂窩稽韃子是也又名異齊滿洲一作伊車

滿洲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窩稽疑卽古之室韋按北史室韋傳室韋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

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南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鉢室韋用樺皮蓋屋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自寧古塔東

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一作木輪又作木倫明永樂開置木倫河城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大清命

阿巴泰等取之崇禎元年七月大俗類窩稽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曠河源清又命喀凱塔克等率兵征之

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黥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爲衣自寧

古塔東北行千五百里住松花黑龍江兩岸者曰剃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

稽產貂以上皆每年入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匯流

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十數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或行冰上

駕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攔頭者然所謂使犬國也後漢書有狗兒國以狗耕地價

與牛同又金史有狗站以狗攔站遼天慶三年六月幹朗改國會以良犬進貢其語與窩稽異無文字筆墨以皮條記

事小大隨之其地產貂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黑金同

而赤臀無袴以皮蔽其前自寧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

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之外宴一次

固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寧古塔梅勒章京陪宴按會典黑金飛

部落進貢貂皮寧古塔將軍照數驗收送戶部其應賞之物據將軍文書行文

戶工二部支給又進貢人每日給穀米燒酒鹽粘米豆馬料等項不限日期如

格格額駙來支給粳米賞給衣服緞綢布纓帶帕棉花綠斜皮線梳篦扇等物率以為常

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土門北

江北

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寧古塔五百里歲一貢按會典庫爾喀地方所進江獺驗數交送

戶部筵宴禮部備辦賞賜行文戶工二部支給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按實錄崇德元年五月

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

至今未通朝貢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駕車耕地使鹿若使牛馬而已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至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明女直

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貢馬一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在開原南門外

通女直撫順馬市在撫順所通廣寧馬市在團山堡通染顏泰寧福餘三衛交易成化十四年立

慶雲馬市在慶雲堡通海西黑龍江交易以布帛粟米雜貨易之今柳條邊內外絕不產馬惟

朝廷乃有馬羣按會典盛京驛馬羣三處遊牧地方驛馬羣二處驛馬羣十五處

十五處大凌河驛馬羣二處驛馬羣十處上都地方驛馬羣二處驛馬羣六

年內四隻生二隻多者賞少者責罰十月初一日起進莊牧養至三月三十日

止四月初一日放青其他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來高麗馬大與驢等後漢

書三國志所稱果下馬魏書所稱三尺馬朱蒙所乘馬種是也能負重致遠不
善馳騁其良者亦復蹠蹶有致價不甚貴關西馬皆產於蒙古價每倍於高麗
或遇窩稽人非十五六貂不與一馬也

鳳凰城等處官兵人等往高麗義州市易者每年二次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庫
爾喀人每二年一次往高麗慶源地方互市以八月按會典鳳凰城庫爾喀人
往高麗地方互市始於崇

明德

寧古塔人每年一次往高麗會寧府互市亦以八月然命下遣官監視每年十

一月方行按實錄天聰七年二月始遣備禦郎格吳巴海攜寧古塔貨物赴朝
鮮會寧府貿易又會典崇德間定例每年互市禮部差朝通事二員

寧古塔驍騎校筆帖式各一員前往監視凡貂皮水獺狍子市會寧者多以羊
猴江獺等皮不准市易定限二十日即回今添差防禦一員

皮襖布疋往易牛馬紙布蠶鹽而書特貴康熙初姚琢之以明季遺文易牛一
頭

柳條邊外山野江河產珠天子微青所謂東珠也圓而粗者人漫貂獺狍獾

鹿麇鱓魚諸物設官督丁每歲以時採捕俱有定所定額核其多寡而賞罰

之或特遣大人監督甚重其事按會典舊例烏喇捕牲設五品總管一員六品

本免附壯丁三名噶喇大捕壯丁二名筆帖式撥什庫工匠等附壯丁一

名免徵錢糧外其餘窩鋪首領捕牲壯丁各附壯丁一名每年每丁徵取貂皮

二十張東珠珍珠狗獾獾水獺卓雕虎斑雕芝蔴鵬呈送工部驗看折算貂皮

若比定數多者都虞司行文廣儲司取青布給賞少者交工部賞治捕鯨魚

壯丁儘所得呈交若交納鹿筋五個者賞弓二張康熙元年定例壯丁額外

多貂皮一張賞青布一疋少一張賞三鞭二年議定烏喇捕牲總管以八旗

共得貂皮按壯丁計算額外多得一張賞銀三錢少一十張罰銀三錢五年令

大分管四旗壯丁如額外多六十張賞銀三錢少六十張罰銀三錢五年令

壯丁兼捕鯨魚十年每旗派壯丁十九名於冬夏二季專捕鯨魚免捕貂鼠

其捕牲人役在家病故者准計日扣除貂皮七張半重八分者折貂皮六

十分折貂皮七張半重九分者折貂皮六張半重七分者折貂皮五分者折貂皮五分

三張水獺頭號折貂皮三張二號折貂皮二張半三號折貂皮二張四號折
 貂皮一張半五號折貂皮一張末等每兩折貂皮一張初王以下公珠貂鼠人參壯
 一**至王公宗室亦各按旗分地令其採捕**丁按會典國地方探東珠七年停止
 等物效力勤勞大臣許遣壯丁採取人參順治五年停止大臣探參七人停止
 宗室探捕東珠貂鼠等物八年停烏喇探人數親王一四大臣探參七人停止
 二十郡王一百鎮國將軍二十丁貝勒八國將軍二十六丁鎮國將軍四十五丁
 輔國公三十五丁五子黃旗人參山黑木馬家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
 恩將軍趙家曰厄兒民河曰哈兒民河曰藍馬家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
 色欽曰趙家曰厄兒民河曰哈兒民河曰藍馬家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
 渣河探捕山波那活河曰羅東界曰克藍木曰肥哈拉村曰正黃旗人參山黑齊
 起曰呼渾谷背山傍幽呼羅東界曰克藍木曰肥哈拉村曰正黃旗人參山黑齊
 山曰見得黑山探捕山河曰哈爾門曰牙瀨港曰黑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
 曰呼雷曰剛山嶺曰東勝阿谷曰濟而歌把羅曰哈八扯岡曰濟兒歌河曰瓦
 而略什把羅曰覺羅衛濟嶺曰昂把釋楞曰阿沙哈河曰綿灘曰尼母皮里曰阿瓦
 什汗河曰湖南曰希兒哈嶺曰阿克敦市曰湖峯曰木書河納正紅旗人參谷曰
 布勒亭探捕山曰撒湯阿白劉姑山嶺曰倭兒烘烘曰哈阿大谷曰阿米大牙曰
 曰朱哈兒哈曰撒湯阿白劉姑山嶺曰倭兒烘烘曰哈阿大谷曰阿米大牙曰
 古黑嶺背山嶺曰撒湯阿白劉姑山嶺曰倭兒烘烘曰哈阿大谷曰阿米大牙曰
 兒過探捕山嶺曰撒湯阿白劉姑山嶺曰倭兒烘烘曰哈阿大谷曰阿米大牙曰
 劉姑山嶺曰撒湯阿白劉姑山嶺曰倭兒烘烘曰哈阿大谷曰阿米大牙曰

眞打把庫曰阿呼峯曰撒庫河曰鳥林庫占曰三通嶺曰多把庫羅門曰渾濟木敦
採捕山曰阿呼峯曰撒庫河曰鳥林庫占曰三通嶺曰多把庫羅門曰渾濟木敦
曰扎姆必汗曰撒哈連曰昂八烏而呼曰納孟厄曰阿沙曰倭兒烘阿普大
古黑嶺南曰一八單曰瓦黑呼曰汗處揪谷曰昂把烏黑曰正藍旗人參山曰東勝
夫渡口曰哈嶺曰八單曰瓦黑呼曰汗處揪谷曰昂把烏黑曰正藍旗人參山曰東勝
阿曰加哈嶺曰木敦家姆占曰灣他哈兒呼曰吉姆申曰非牙郎阿曰阿什烘哈曰昂
巴嘴哈曰木敦家姆占曰灣他哈兒呼曰吉姆申曰非牙郎阿曰阿什烘哈曰昂
採捕山曰阿濟革牙哈曰木克峯曰阿姆灘納麥爾齊曰昂巴牙哈曰鑲藍旗
人參山曰扎姆必汗曰東阿曰色欽曰扎灘納麥爾齊曰昂巴牙哈曰鑲藍旗
港曰一吞木克曰波吞波吞曰酸馬岡

遼東人葦

本草云人葦與甘艸同功而易蛀惟納器中密封可經年不壞紫桃
軒雜綴云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

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一名人葦
廢江淮山澗之利則搖光不明天狗人參也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
邯鄲西溪叢語曰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參舊傳鎮山所生有鹿引之鹿滅得
此四月發芽五月花白色如韭花叢大者若椀小者若鍾六月結子若小豆
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初生一極四五年兩椹

十年後三椹年久者四椹每椹五葉葉若芙蓉一莖直上扈從東巡目錄所謂百尺杵也高者數尺低者尺餘陶隱居曰上黨參形長而黃多潤實而甘百濟形細而堅白氣味薄遼東形大而虛軟紫桃軒雜綴云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

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異苑曰上黨者人形皆具能作兒啼西溪叢語曰扁鵲云有頭足手

面目如人廣五行記云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隋書五行志曰高祖時上黨人家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

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夷堅丙志曰青城老澤平時無人至其閉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

日勢薄春鳥鳴猿悲境界淒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麥飯一鉢

菜羹一盂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置于前眾莫敢下箸獨壽卿劈食少許翁曰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藏而皆不顧

何也取而盡食之今上黨百濟皆枯白無味而遼以東所產多黃潤甘實不盡曰此松根人參也

如前所云而人形略具者聞亦有之但不能作兒啼耳甲子乙丑已後烏喇寧

古塔一帶採取已盡八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非東行數千里入黑金

阿機界中或烏蘇江外不可得矣

高麗人作人參贊云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假樹相尋居易錄曰宋思陵得李伯時畫

人參地黃二藥裝潢之御書東坡二贊有鍾太常家法其贊參云上黨天下脊

遼東真井底元泉傾海腴白露澀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

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糴青極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籍年生意足

黃土手自啓上藥無炮炙乾齧盡根抵開生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糜身副吾生

既食首重稽楊升菴藥市賦曰人參三極來自高句驪之國桃枝九折出于嵩昆明之陬

宗室人參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參照例每斤納稅六錢例云親王人參七十斤世子六

十斤郡王五十斤長子四十五斤貝勒四十斤貝子三十斤鎮國公二十二斤

半輔國公十七斤半護國將軍十二斤半輔國將軍十斤奉國將軍九斤奉恩

將軍七斤半准免關稅餘參每斤納銀六錢其買參者准于盛京開原等處探買不許於打牲之處探買

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採者也每歲三四月閒趨之若鶩至九十

月閒乃盡歸其死於飢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

萬餘人凡走山創參者率五人而伍而推一人為長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

駕威弧獨木小舟名沿松花江至諾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閒乃入山相土山頭坐

而指搗四人者剝樹皮爲窩棚又擇一人炊三人樵蘇夜則燎火自衛曉食已

人攜小刀一火石包一四尺長木鏡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略認徑路乃

分走叢木中尋參子及葉扈從東巡日錄云其草一莖直上獨出眾草光與曉日相映得則跪而創之山頭

者時時立嶺上作聲以呼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暮歸窩棚各出所得交山

頭乃洗剔而煑按實錄云先以水漬參明人佯不欲市邊人恐朽敗急售多不得價太祖乃命煑而售之煑參始此近又以煑則味薄改而爲

蒸貫以縷懸木而乾之日惟曉夜再食糧盡則五人均分而還

關東人呼參曰貨又曰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

泡平聲視泡之多寡定貨之成色扈從東巡日錄有紫團白條羊角金井玉蘭諸名己巳庚午閒足色者

斤寧古塔參以十八兩爲斤奉天以十九兩爲斤京師以南以二十兩爲斤十五兩八九色者斤十二三兩六七色

者斤九十兩對沖者六七兩泡三兩若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

價十倍成人形則無價矣相傳康熙二年得人形者一枝重二十二兩獻於朝後絕不得

窩稽人不貴貂鼠而貴羊皮凡貂爪褂合縫鑲邊處必以黑羊皮一線飾之松漠記聞云不貴貂鼠者以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余謂此無他不過厭常喜新耳今寧古塔梅勒章京以下皆著猗猗獠狼皮襖而服貂者無一人也若帽則皆貂矣豈獨不畏剝落耶貂鼠喜食松子大抵穴松林中或土窟或樹孔捕者以網布穴口而煙熏之貂出避輒入網中又有縱犬守穴口伺其出而嚙之者然不貴恐其損毫毛也紫黑色毛平而理密者爲上紫黑而理密者次之紫黑而疎與毛平而黃者又次之白斯下矣

胡嶠陷虜記所謂康熙初易一鐵鍋黑白黃貂鼠皮也

明時鐵鍋不許出邊隆慶四年俺答受封順義

必隨鍋大小布貂於內滿乃已今且以一貂易兩鍋矣

王後諸所請皆酌給獨不與鍋哀告數次終不允北邊此東可知已所以初時難得則貴重久之日多日賤矣

如易一馬必出數十貂

今不過十貂而已馬良者乃十四五亦不上貂易也上貂皆產魚皮國即窩

諸

部以其眼魚皮故名北史室韋傳南室韋北室韋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衣以魚皮大室韋尤多貂及青鼠歲至寧古塔交易者二萬

餘而貢貂不與焉寧古塔人得之七八月閒售販鬻京師者歲以為常而京師

往往賤挹婁而貴索平聲倫蓋以索倫貂毛深而皮大也然不若挹婁之耐久矣

貉子皮出魚皮國者佳大與狐等每皮價四五錢拔鎗毛毛之長而勁者曰鎗毛為帽脊

曰鑽草譬曰坐草腹曰拉草鑽草紺色上也坐草黃色中也拉草灰色下也塞

外禦寒在貂上有為被者若為褥則不拔鎗毛鎗毛銳黃黑色

鹿皮麀皮火石火絨鏗草紅根草及諸木桿皆有貢額按會典盛京將軍每年進鹿皮一百張麀皮一

百張鎗桿三百根又桿一百根楊木箭桿三千根樺木箭桿二千根檠木一百根火石一斗鞭桿八百根鏗草五百斤紅根草五十斤火絨三斤歲以為常

滿洲舊無文字有之自太祖始按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二月太祖以蒙古字

製國語創立滿文行國中命額爾德尼榜式榜式一作榜什又作幫實蕭大亨云能書者之稱也有侮慢之者罰

馬一本朝天聰五年七月始停止但稱筆帖式惟大海庫爾纏等仍得稱榜式池北偶談云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烏金超哈大學士亦稱榜式如范文肅公寧大海榜式大海所譯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立字母十文毅公是也

二名曰十二兀柱頭兀柱頭所載與漢人反切相類左司筆記云國書大率如古人反切如墨爲不黑空

爲溫通之類漢人呼筆爲不律出之爾或一語爲一字或數語爲一字意盡則雅今北方呼筆爲不至國語以筆爲廢

以兩點節之其書左行與漢反池北偶談云本朝文移書疏之制國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殿榜書率用清漢

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波撇彷彿漢隸蓋蒙古字本從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隸書變出而滿書又從蒙古變出旁加以點是以仍近漢隸五代史云增損隸

書之半以代刻木之約此一據也按金史完顏旻因契丹漢字命谷神倣遼漢字制合本國語爲女真大字又有女真小字

則滿洲之初未嘗無文字也或久而失傳大海更創之耳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皮條挂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爲

牌子檔子猶之中土文字漢以前載在竹簡故曰簡以韋編貫故曰編今之人既書於紙爲卷爲部而猶呼之爲編爲簡也

監高麗互市筆帖式云己巳冬會寧府民獲野雞子十破其一中有十鼠遂連破三四莫不然告之吏吏剖其一亦然乃獻之王所

高麗咸陽郡新溪書院故新羅國佛寺遺址也崇德六年六月有寓居人元年者掘地得一甕貯金二十四片每片刻宜春大吉甕蓋刻一千年字送於朝卻之

寧遠州人曰明總兵李如松入朝賜宴陪宴官某問遼東產何物如松曰產好

李某曰不知心若何曰赤心

如松寧遠伯李成梁之子父子兄弟俱爲遼東名將今鑲藍旂李氏如李輝祖李綱李林隆皆其後

也人

開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鏡二十四著頂上

奉天多鄧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間人按四鎮三關志鄧佐者定遼前衛指揮使也善騎射有膽力巡撫王勰令署都指揮事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按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里峻山峭壁中鏖戰忽有一校策馬退走眾遂潰乃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為遂自刎報未至遼人見佐乘白馬挾弓鼓吹而回佐家亦聞鼓吹聲守臣上其事立祠遼陽都御史吳禎為撰碑記撫順境外部落凡有疫癘禱之立應至今滿洲跳神皆祠之或曰京師堂子所祀者亦將軍云按會典每年元旦皇上率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每月朔親王以下貝子以上派一人供獻四月初八日內府並王貝勒一人依次備供齋戒是日不祈禱不祭不理刑名康熙十二年定祭堂子漢堂官不隨往

寧古塔地不計畝而計响响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約當浙江田四畝零金食貨志

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一夫種二十响响收穀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為等殺穀凡十種曰稗子曰小麥曰大麥曰粟小米曰秫粃穀也用曰黍黃

米也作餽曰稷糜子米也宜曰高粱蜀黍也曰蕎麥曰穬麥鈴鐺麥也而以稗子爲最

亦可爲酒曰稷酒亦可爲飯曰高粱之佳者價五兩稗子穀石一兩小麥石五兩大麥

石一兩五錢粟秫黍稷高粱蕎麥石各二兩穬麥石一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

州倉二石五斗此已巳庚午閒糧價也

陳敬尹謂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寧古塔尙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爲寒

衣擣麻爲絮貧者衣麀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曾以疋布易稗子穀

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予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寧古塔者

衣食粗足則皆服綢緞天寒披重羊裘或猗猗獬狼皮打呼皮長外惟貧者乃

服布而敬尹則至今猶布袍或著一羊皮緞套耳

寧古塔宴會以十二簋爲率小喫之數亦如之爭強鬪勝務以南方難致之物

爲貴一席之費大約直三四金滿洲則例用牲或豬或羊或鷄其費更甚

寧古塔多業農買賣者三十六其在東關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雜貨流寓者二十二市飲食在西關者四土著皆市布帛雜貨農則無算而奴爲多其俗貴富而賤貧貴老而賤少貴漢而賤滿何也凡東西關之賈者皆漢人滿洲官兵貧衣食皆向熟賈賒取俟月餉到乃償直是以平居禮貌必極恭敬否則恐賈者之莫與也況賈者皆流人中之尊顯而儒雅者與將軍輩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視將軍輩況下此者乎居人無凍餒者凍餒則羣斂布絮糧食以與之夜戶多無關惟大門設木柵或橫木爲限防牛馬逸出也比年來正二月閒走山者或盜馬因設堆子巡警他時牛馬豬雞之類無失者失十餘日或月餘必復得

寧古塔滿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漢言官也而遇監生生員亦以哈番呼之蓋俗原以文人爲貴文人富則學爲賈

陳敬尹
周長卿

貧而通滿語則代人賈

所謂掌櫃者也

錢德維

貧而不通滿語則爲人師

師者胡子有李召林吳英人王建侯李□□彭□□師終

歲之獲多者二三十金少者十數金而已掌櫃可得三四十金

寧古塔有七廟曰關帝廟在城東三里馬王附其後道人揚州蔡森生守之年已七十九矣曰西廟在城西三里吉陵倚其後虎兒哈河流其前中有銅觀音一高八九寸藍旂章京某所捨也某云阿機人釣而得之江以爲神殺牛豬雞鵝必祭而以血塗其口余以一牛強易之識者皆指爲宋物又蓮花石承柱二亦自地中出者庚午二月初六日僧寮火觀音殿以救免余爲僧作引募修西行時已得六十金矣僧名淨金温州人秋筍集所稱淨公者是也弟子二一名雪蒼一名寧遠曰旣濟廟在城西北百步祀龍王火神僧名天然李其姓河南諸生也甲寅乙卯閒以逆黨爲阿機奴妻年少絕色主者呼之裝煙不應自縊死天然遂下髮爲僧余父憐之爲梅勒章京言屬守廟廟額余所書也曰三官

廟在城東北百步道人朱一翁故南昌王後也年七十二日子孫娘娘廟在三官廟東朱一翁兼守之曰城隍廟在城東南一里直隸劉典史建因自守之居人薄守者多不往曰土地廟在城東里許河南王姓尼守之人呼爲王姑子朔望往七廟者執香而已燭不易得也 西廟東吉陵下淨公植花木數千本春夏閒滿漢男女載酒徵歌無虛日文人多賦詩以紀其盛

己巳七月余家童黑子隨愛渾牛彖章京崔尙信江行一日結伴八人駕威弧將登岸圍獵波浪作威弧覆同伴劉撥什庫等三人死黑子等五人以救免先是尙信烏喇起行之夕夢吏持文書一函露封令尙信投愛渾將軍尙信探視之朱書不可辨以問吏吏曰無他取多洪拉發三人耳尙信疑畏者久之至是乃恍然蓋死者皆多洪拉發人也

席百北有鹿大若臺駘名康大罕角可爲指決糟若線者價三四十兩

海豹皮出東北海中

唐開元中新羅國與果下馬同貢者也

長三四尺闊二尺許短毛淡綠色有

黑點京師人誤指爲海龍皮染黑作帽海龍皮大與海豹等毛稍長純灰色又京師人指爲海獺皮者也

紅姑娘一名紅娘子狀若彈丸色紅可愛味甜酸子若魚子八九月間熟草木有部若秋葵蕊而淡紅烹湯亦可飲

大發哈魚一作打法哈子若梧桐子色正紅噉之鮮水耳其皮色淡黃若文錦可爲衣爲裳爲履爲襪爲線本產阿機各喀喇而走山及寧古塔之貧者多服用之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肅慎氏矢以此爲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疋布不可得按楛矢自肅慎氏至今凡五貢中國

周時貢後常道鄉公景元末又貢晉元帝初又貢成帝時通于石季龍四

年方達後魏太和十二年遣使又貢而勿吉室韋之俗皆以此爲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鏃或曰楛箭歷代史傳言之娓娓魏書勿吉傳箭長尺二寸以石爲鏃北史勿吉傳自沸涅以東皆石鏃唐書室韋傳器有角弓楛矢黑水二寸蓋楛箭遺法今余之所見直楛耳無有所爲鏃與箭也不知鏃與箭又何以爲之也

鹽南北朝時有產於樹者有產於池者金時速頻以東食海鹽上京胡里改等

路食肇州鹽按哈刺八都魯傳至元三十年世祖謂哈刺八都魯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刺忽者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元速悉哈納思乞里吉思

都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又元史地理志附肇州于廣寧府後其地應在盛京界內今則運自奉天或高麗國堅類長蘆

鹽斧砍之乃碎寧古塔鹽斤二分五釐船廠鹽斤一分二釐祁奕喜風俗記出瀋陽者斤八分出高麗者斤六分蓋康熙初價猶貴不似今之賤也

桃花水草本狀若楊梅而無核色紅味甘質輕脆過手卽敗矣五六月間遍地皆是居人擇最多處設帳房或棚子釀分載酒男女各爲羣爭采食之明日又

移他處食盡乃已又有法佛哈米孫烏什哈者味甜酸可食皆中土所無者也

若蘋婆果桃李棗栗柑橘之類非中土人馳送不可得瓜往時絕少今李召林

學種各色俱有然價甚貴葶薺澱子中平地爲澱子亦生人不知食黃精極多賤者

乃食之蘑菇猴頭雞腿之外尙有數種然狀莫大於猴頭味莫鮮於雞腿雞腿

蘑菇籬落閒皆有之往吳漢槎還病且死謂予曰余寧古塔所居籬下產蘑菇

今思此作湯何可得予時竊笑之以爲蘑菇所在有何寧古塔也及予省覲東

行乃知寧古塔蘑菇爲中土所無而漢槎舊居籬下所產又寧古塔所無者今

此屋屬河南李聞遠而蘑菇已盡數年來數祁家馬槽下者爲第一矣祁家者祁奕喜

妾所居也

護臘革履也絮毛子草於中可禦寒毛子草細若線三稜微有刺生澱子中拔

之頗觸手以木椎數十下則軟於綿矣一名護臘草土人語云遼東三件寶貂

鼠人參護臘草余謂參貂富貴者之寶也護臘草貧賤者之寶也有護臘草者則貧賤者生無參貂則富貴者死

塔子頭

扈從東巡日錄作塔兒頭非或名和尚頭

苗長尺許若麥門冬草春綠夏青秋白冬則土人

以火燎之焦而黑矣根紫色細若線糾結成團堅如木石大者抱小者握自相連聯絡參差立泥淖中馬行其上春夏最難一失足陷隙際不能起秋冬冰堅則如陸地然和尚頭仍不與冰等也土人有取以爲枕者玩之絕可愛余欲攜其一示好事者以馬力不勝而止

松塔松子部也狀若塔故名大者高尺許打松子者入阿機中伐木取之木大塔多者取未盡輒滿車往時不甚貴近取者多百里內伐松木且盡非裹糧行數日不可得價乃數倍於前已庚午閒銀六錢買一大斗然食者少不甚買也余初至日食一升三四日後層焦舌燥不敢食矣

榛高二三尺草也而似木經霜後子落可拾餘可為薪否則入野燒春夏間復生品素賤已已秋獨少價遂與松子等

樺皮樺木皮也樺木徧山皆是狀類白楊春夏間剝其皮入污泥中謂之曰糟

糟數日乃出而曝之地白而花成形者為貴金史所謂醬瓣是也按金史輿服志醬瓣樺者

謂樺皮斑文色殷紫如醬中豆瓣也金人佩刀皆以醬瓣樺為鏑口又北史鉢室韋用樺皮蓋屨拉發北數十里特設樺皮廠

有章京按會典設採樺皮六品官一員有筆帖式有打樺皮人每歲打樺皮入內務府而遼東

樺皮遂有市於京師者矣按會典康熙二十六年以前開一年取寧古塔樺皮九千斤

邊外驛站相去遠近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十里然所謂七八十里者

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日乃得到宋王沂公所謂但以馬行稍遲或冬日短

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土人謂之打野營露宿必傍山依樹近水草年少而賤者持斧

伐木燎火自衛或聚石為窳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椀啜之雨雪至無從避披

裘凍坐而已 每站設筆帖式一俗呼撥什庫一俗呼莊頭一小頭一壯丁不

爲限大抵業農買小頭者役於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管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

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體統言之筆帖式有印若尊於撥什庫而派軍馬草

料則不敢侵其權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前此每站居人多者數百家

少者數十家今愛渾將軍盡撥壯丁爲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

周胡驕記曰遼上京西樓交奉天將軍又復驅之入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站

廢矣

十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過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則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臥西北炕馬則煮豆麥剉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針線荷包贈則又煮乳豬鵝鷄以進蓋是時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蹤迹詭祕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

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于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樵蘇飯則猶助瓜菜尙非中土所能及也

遼以東皆產鷹而寧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

以流人子弟或奴僕爲之兼衙門行杖

每年十

月後卽打鷹總以得海東青爲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爲上白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旣得盡十一月卽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海東青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朝廷遣大人自取之送鷹後得海東青滿漢人不敢畜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畜必送內務府矣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善打鷹者以物爲記歲歲往無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則驚去

寧古塔溫飽之家好打馬弔少年者尤甚弔牌籌馬皆致自京師窮極工巧凡

賭不以銀而以核桃紅棗豬羊之類

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

勢曰莽勢

隋文帝所謂常用兵意也隋書勿吉傳隋文帝時宴勿吉于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乃有此物常用兵意

作用甚也

中一人歌眾皆以空齊二字和之謂之曰空齊

金志所謂鷓鴣聲者是猶之漢

人之歌舞蓋以此爲壽也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煙次獻乳茶名曰奶子

茶次注酒於爵承以盤客年差長主長跪以一手進之客受而飲不爲禮飲畢

乃起客年稍長于主則亦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主則主立而酌

客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

亦然是以不沾脣則已沾脣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

非懼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醉者矣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

油布於前名曰割罩卽古之食單也進特牲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

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

牛魚鱸魚也頭略似牛微與南方有別然土人直呼爲鱸惟中土人或謂之爲牛耳重數百斤或千斤混同黑龍兩江虎兒哈河皆有之最不易得得之則羣

聚而鬻食之演繁露載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占歲海陵集稱與金蘭酒並

賜使臣周麟之海陵集云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蘭酒二瓶銀魚牛魚二盤又云牛魚出渾同江其大如牛二老堂雜

志亦云一尾之直與牛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密糟其首歸獻

于朝同館王龜齡目爲魚頭公則牛魚在遼金時已貴重矣然其味猶在鯽魚下鯽魚大者三

斤小者若鯽鯽灤鯽率重一斤中土之貴品也鮮美不可名狀若牛魚徒肥耳不甚鮮也塞外

凡魚皆肥美余去時於棉花街市一鯽魚重十斤價銀二錢十五人食之不盡余欲

更市一尾進吾父同行者曰寧古塔魚更佳何市爲及至果然蓋寧古塔城臨

虎兒哈河冰開後無貴賤大小以捕魚爲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鎗每出必

車載而歸不須買也惟冬月鑿冰則捕者少好逸者乃買耳

康熙丙寅年沙兒虎舊城

去寧古塔四十里

掘一銅章傳送禮部大若州印面篆合重

渾謀克印六字背左一行楷書如面文右一行刻大同二年少府監造八字按

大同遼世宗年號而謀克則世傳金爵也

金三百戶置長曰謀克十謀克置長曰猛安

今觀斯印則

金未建國號爲遼屬國時已有斯爵而後特廣之耳

柳邊紀略卷之四

康熙錢行至船廠而止然與順治及明錢大小並用船廠東至寧古塔則但知用銀銀椎匾若書帕色足九六七以下便不用昔周胡嶠北征記曰遼上京西

樓按遼史西樓在祖州

交易無錢而用布則今之用銀已異於用布時矣

歷代

州隸上京臨潢府專用明初民間或私用太祖立禁甚嚴至正統元年胡濙因浙東閩廣無漕而倉有百年之蓄變通改折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自此以後遂通行天下而銀禁廢然按金食貨志章宗承安三年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錢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又宋崇寧錢往往掘地得之則金時業已用錢矣安知數年後不流行船廠以東邪

寧古塔交易銀數不計奇零如至兩則不計分釐至百十則不計錢分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勿與直一兩以上者償之不則稱謝而已若有而匿不與人或與而不盡則人皆鄙之矣

漢人之以罪至者雖與漢軍不同然每與漢軍爲伍在滿洲與異齊滿洲則總

呼爲漢人漢軍亦不以此自別蓋與京師漢軍有截然不同者矣池北偶談云本朝制以八

旗遼東人號爲漢軍直省人爲漢人元時則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歹竹亦歹朮里關歹竹温渤海八種爲漢人中國爲南人

北海唐祭於洛州宋明祭於益州順治康熙間祭於河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副都御史徐元瑛言改祭於混同江

北鎮醫巫閭山在遼東廣寧縣遼太祖陵在廣寧縣中屯衛有大事遣一官致祭

俗尙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爲禮首必四叩至三則跪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之乃一叩而起否則不起也然亦無不祝者少者至老者家雖賓必隅坐隨行出遇老者于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養音金史

作塞莊誤養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爲嫂少者妻呼孀子若弟婦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爲媒將允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乃率其子姪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者是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賠送耳 結婚多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爲晚

上元夜好事者輒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婦女又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而扮一持繖燈賣膏藥者前導傍以鑼鼓和之舞畢乃歌歌畢更舞達旦乃已

十六日滿洲婦女羣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油干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貴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同則不樂

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張舜民使遼錄云北人打圍一歲開

大魚二三月放鶴號海東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於涼按定旗分典

鑲黃旗圍獵山曰哈代上湖增曰威諄河曰河爾法氐曰加色曰葉炕厄嶺曰

沂澈漲泥河曰獻嶺曰果羅河曰一馬呼港曰得弗口曰交河正黃旗圍獵

山曰喀普赤藍曰勒克得弗口曰朱北正白旗圍獵山曰沂澈漲泥河曰科

羅河曰復漲泥河曰吉當阿河岸曰蒙古曰打起曰朱扯濱正紅旗圍獵

旗圍獵山曰覺羅打陽阿曰邊米牙呼曰會肥一藍木曰黑林曰過而名岡曰

呼渾曰肥得里曰都什黑曰毒黑河曰勒夫峯曰色黑驪達馬納曰會肥岡曰

庫峯曰火把峯曰渾濟你什藍曰木單焉泰曰上湖峯曰色勒五魯庫曰江都

夸藍曰一吞河曰昂巴西伯曰納親河曰葉黑一藍木黑林鑲不拘平原山

藍旗圍獵山曰書民烏力汗曰馬打塘岡曰色朱稜曰酸焉瓦色

谷圍占一處名曰圍場無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名曰合

圍或日一合再合扈從東巡日錄云我朝行圍八旗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者即以軍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隨本旗惟御前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褶行圍之法以銀黃旗大纛居中為首聖駕在大纛之前按轡徐行兩翼門纛相遇則立而不動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縱騎環山旌施焰野狐兔麋鹿散走圍中或皇上親射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就山陽張黃幄尚食一日凡兩合圍所得禽獸必餉親友善打圍者一冬得雉常一二千不善者有終歲不得一者矣

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香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

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牆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

竿按會典堂子祭儀每年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俱立竿致祭親王郡王貝勒每家各祭三竿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竿鎮國輔國奉國將軍

每家各祭一竿不祭者聽其無爵宗室不祭凡致祭日期初一日皇上祭初二日禮親王府初三日郊親王初四日睿親王初五日肅親王初六日英郡王

初七日豫郡王初八日額爾克楚赫虎兒貝勒初九日羅羅渾貝勒初十日額勒渾貝勒十一日饒餘貝勒康熙二年定親王立竿祭期第一順承郡王此

顯親王第三莊親王第四安親王第五裕親王第六簡親王第四年定郡王立竿祭期第一溫郡王第二惠郡王第三信郡王第四平郡王第五順承郡王此

定期內若遇皇上致祭則應祭之家停祭
貝子公等依次致祭凡祭三竿之家于定期內各祭一竿過十一日後再各祭二竿或致祭日有兩三家同祀神者仍依次應先祭之家祭畢次祭之家方祭如親王貝勒于定期致祭之日有事不得祭預期知會禮部令次祭之家致祭其有事者隨便補祭每年三月初一日俱立竿皇上親往致祭是日鹵簿大駕全設內掌儀司官設皇上行禮坐褥于堂子正殿內一前圓殿一上具禮服于正殿圓殿神前行一跪三叩頭禮諸王大臣俱排立不隨行禮祭畢上在丹陛上西傍正坐
公以上亦在丹陛上分翼排坐進祭物飲祭酒畢作樂還宮 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爲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冢婦以鈴繫臂後搖之作聲而手擊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粉蘸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鄰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爲度不盡則以爲不祥

寧古塔燒酒曰湯子酒祁奕喜風俗記作滿洲燒酒斤銀四分黃酒斤銀三分然燒酒家爲之不須沽惟黃酒多沽飲耳

油皆蘇子所打斗得油八九斤扈從東巡日錄所謂媽龍膩盟者是也氣頗觸鼻品在菜油下然菜油至自奉天不常有

穰鏡俗名蝦棚以米穰和水順手粘麻糍逆手粘則不可燃曬乾長三尺餘插架上三

鼓木爲架懸空其端或木牌懸之梁下用與架同燃之光與燭等而省費然中

土人多用油鏡

自昔器皿如盆盎椀蓋之類皆剝木爲之數年來多易以磁惟水缸槽盆猶以木

扒犁土人曰法喇以木爲之犁而有架車而無輪轆長而軟雪中運木者也駕以牛

烟囪多以完木之自然中虛者爲之久之碎裂則護以泥或藤縛之土人呼爲摩呼郎

寧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

扈從東巡日錄作威護

獨木銳首尾古所謂剗木爲舟者

是也可受三四大者曰五板船三艙合五板爲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

潰則以青苔塞之

今愛渾戰船則官運灰麻釘油爲之共費不貲

可受十餘人常責一人執青苔以俟

不違他顧他顧則水入船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棹

若飛開元新志所謂乘五板船疾行江中者是也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威弧隨

處皆有秋冬則以爲馬槽

馬春夏皆放青秋冬始喂於家

設堆子巡夜始於己巳南關定更鐘始於庚午梅勒章京雅秦命商人丁二等

自奉天鑄往文曰寧古塔定更鐘康熙二十九年造

寧古塔薪不須買然二十年前門外卽是今且在五十里外必三四鼓暮食往

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車

俗以伐木爲第一勞苦

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

若山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蓋木至春則滋潤非斧斤可伐

冬閉合抱之木一二斧卽剖十餘斧

卽斲他泥淖一也冰雪融地皆翻漿也陷車傷牛二也清明後十日開犁布穀不

暇入山三也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雇傭人間有買者大
率二錢一車冬春閒所燒皆溼木然入炕卽蒸夏秋則不乾不蒸矣

山多櫟柞椴類銀杏鋸板可爲器其皮可爲瓦浸水久之可索絢柞可爲車
櫟之小者名波羅木五月土人摘其葉裹粽大則名櫟爲薪而已

愛渾將軍薩不蘇爲寧古塔梅勒章京時其家有木槽盆忽隨怪風捲入雲際
久之墮地猶在前院毫不損壞明年遷將軍

己巳冬和寧古塔無積雪入春人畜病牛多死北史勿吉傳其國無牛庚午正月鄰人劉

老三家十九牛相繼死皆剝於東牆下凡牛過此不肯行必以口就地哀鳴久
之乃去余往觀淚下處無乾土云

有孔利尙者名元昭江陰人素陰賊每挾私怨興大獄殺人流寧古塔者以百

計余父其一也乙巳丙午閒元昭亦以流往眾欲斃之余父不可乃止元昭無所事日爲人誦經庚午正月六日其次子忽發狂疾持刀欲殺人元昭懼走乃遠城逐焉唾罵數元昭罪鄰人助元昭送梅勒章京時封印不治明日辱元昭於公衙門官乃禁之披甲高六家元昭手進飲食惟謹呼二相公而不名其唾罵如故或責之其子曰我非孔和尚子也我葉姓孔和尚詐我銀不得速我獄破我家殺我我索之三十餘年今乃得之必殺乃已言訖學室中斷石擊之不中元昭避戶外不敢出聲而進飲食如故十三日甦涕泣求免元昭乃爲言於官釋之數日復持刀逐元昭元昭匿披甲家余行時未已也

福建陳昭令於沙闌北掘一鏡長四寸八分闊二寸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紐在其端中有篆文曰塔鏡窻旁像二龍而各加劍于首一象水波紋寧古塔有人掘一鏡背鑄銘兩行左一行不可辨右一行曰不劍而鏡

前寧古塔將軍安珠瑚於福兒哈河邊得一殘碑僅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順國次曰不次曰字次曰歸次曰佃

己巳年人傳飛牙喀一碑本屬漢文而譯爲滿不能錄大要其地爲二岡國十年教養之後立此碑版後書東唐國鎮守滿種山將軍馬元亮又有都指揮同知官名按中國無東唐之號豈高麗前代耶書之以問世之知者

寧古塔官皆世襲如將軍梅勒章京死授其子本處牛象章京固山大死授其子本處蘇喇章京牛象章京蘇喇章京死授其子代子一名分得撥什庫凡應襲之人

必至京陛見謂之驗身子戊辰以前無不得者後在京各旗願往者多應襲之人或有不得者矣

寧古塔書籍最少惟余父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周長卿有杜工部詩字彙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媽有紀事本末車爾溪阿媽

有大學衍義綱鑑白眉皇明通紀纂

康熙初寧古塔張坦公有歌姬十人李兼汝祁奕喜教優兒十六人後皆散今惟有執倒刺而謳者而山東賣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莊屯之最著者曰牡丹曰覺羅曰沙蘭曰沙兒曰邀鹿曰一拉岡曰蜜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寧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向不甚嚴給假入關者固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關隘出入亦無須官票己巳十二月楊巴巴家抱骨還鄉私帶犯婦洪氏入邊遂自寧古塔放喀喀當作卡路巡邊之至必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矣

奉天寧古塔愛渾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流徙人犯有犯光棍叛盜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斬於市年終彙報

寧古塔自牛彖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讓 寧古塔每年派章京

一筆帖式一收管牛馬稅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寧古塔無羊

魏書勿吉傳多猪無羊

無騾即有人帶至亦不能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碾磨

者半用之然偶病輒不治

船廠寧古塔流徙者多愛渾將軍調度本地將軍以下不得主愛渾將軍舊官
寧古塔熟知流人姓名按籍而無得免者故流人奴僕年壯者皆爲愛渾水手
艚匠正身年老文弱者皆爲幫兒幫兒幫正身者也每年出銀六兩給正身家
庚午年自將軍以下幫兒以上皆移家愛渾朝廷給移家銀官四十兩披甲水
手半之幫兒不與余去寧古塔時尙未盡行也

童子相戲多別鑿麋鹿前腿前骨以錫灌其竅名嚙什哈或三或五堆地上
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盛於囊歲時閒

暇雖壯者亦爲之

凡臥頭臨炕邊腳底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臥其主腳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衾裯亦爲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不得已也近見炕皆外高內低覺更便但不甚闊人稍長便須斜臥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

滿洲見人以曲躬爲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雅馴相見與別但執手年長垂手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則立掌平執相抱者少矣

阿機人相見無男女皆相佞抱或親嘴不已

船廠西二百里薄屯山有金完顏婁室神道碑高八尺八寸闊四尺五寸厚一尺二寸頂高三尺兩面鏤蛟龍其陰殘毀其陽篆二十字作五行文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身作楷書文曰大金故開府儀

同三司在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兼行祕書少監 虞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

紫金魚袋臣王彥潛 奉上天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

袋臣任詢 明威將軍東上閣門使兼行 太廟署令上騎都尉平原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臣左光慶 王諱婁室字幹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篤者

居阿注濟水之源爲完顏部人祖洽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財雄鄉里枝屬

浸蕃乃擇廣土徙雅撻瀨水挈鄰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麗焉父白答贈金紫

光祿大夫事世祖爲七水部長時焉蠡謀寇亂者構爲匈惡金紫公與同部人

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擐甲蒙胄手之所及

無不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爲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

公知其材曰兒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日可以寄軍旅重

任爾後阿拍爾可蒲余罕等相繼逆命王從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蕭海哩叛入于係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鑿擊蒙賞以甲冑具裝戰馬 麗出兵侵曷曷懶甸進築九城宗子贈原王付實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遏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幹帶討訛 渾叛師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柱流矢中手貫於柯攻猶不已士眾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爲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問召王與同部人銀朮可問曰遼人驕矜且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 束弗吾昇吾欲先翦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曰遼人內外 之余其時 太祖攻取寧江州王登先以戰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督銀朮可蒙 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一部長而各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卷旆逕進掩其不備

大破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宗室斡古魯略地咸州以其敵重使會王合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斡古魯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畱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斡古魯濟水翼王居左擊敗其所衝追殺略盡斡古魯軍引卻退城與所畱諸謀克整陳而立王返兵擣敵背大敗之咸州既下因徇地黃龍府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右翼明日兵交以眾寡不侔爲敵所圍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略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圍邊者拒守甚堅若不行額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壁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邨堡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

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壯秉莧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堞趣士力戰至火然鞞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輔及幹魯古阿思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大帥耶律淳戰於蒺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人民於咸州

黃龍之地於是太祖命王爲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統諸軍以平中京王爲

先鋒至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耶律余篤等帥師徇

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篤以騎二千襲遼主於鴛鴦濼遼主遁去追至白水弗及獲其內帑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皇弟闍母攻東面製攻具以三木駢接爲洞垣右長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塹又作樓車鞏之以革施四輪其上出陴堞以闚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闍母徇地天德雲內東勝寧

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之叛人阿克束于是始獲都統翰魯以諸軍次白水王營中夜有光如炬起矛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遼過雲內矣翰魯以諸軍會天德遼主前後遣騎數百迎敵竟爲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翰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眾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來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能遽集邪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迺訶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旣寡馬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爲所乘則益難爲功宜必迎戰付古迺拔佩刀勃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哂眾邪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爲身計蓋國家大事耳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翰魯

以二將與王

偕行將至邪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韓魯曰今觀敵眾而無威易與耳將挑戰僞遁以致之請速以師進王乃分所將爲二旅更出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遂卻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邪俞水殺數千人敵赴閒結陳俄水

於河之東降四部族迭刺部既降復叛討平之太祖平燕皇子宗望由閒道東下至昌平以取糧餉太祖

太祖聞遼主越在陰山命韓魯暨皇子宗望引兵追襲以王爲先鋒道出龍門擒其都統耶律大石至白水又擒

仁又破西山巨盜

趙公直出師于朔漠之境生擒公直天會初遼主播越應朔閒韓魯遣將分兵

三路追襲

追之疾馳六十里及之于風山遼主以其騎陳而立王馳之其眾潰遼主以六十餘騎犇王戒士卒曰無

馬出其

馬 冑而

詔書所以招諭之意遼主

遂獲以歸

使請降輒名

使馳奏王不能平

辨之執政

徇國戮力於石馬遂獲遼君厥功茂

焉自今或罹罪

罰餘釋勿論藏之明府有如

王領先

鋒軍取馬邑破敵於雁門圍代州克之執其將 嗣本進降忻州又降戍將耿
守恩等太

而宋之援兵日集銀朮可獨不能辨宗翰遣王以軍與之協力
遇宋將樊 之眾十萬於 城破之又敗

反轡奪擊大破之遂獲九孛堇軍

趣汾州掩平遙介休靈石攻拔汾州招石州及諸縣邑降之宗翰以大軍

津復

遣子活女與諸將繼之突葛速等破敵降河陽而宋人既撤河橋活女於是自
津溯流行三十里見河水

浮深涉淺而馳於中洲俄已登岸臨岸敵望之以爲神

不擊自遁諸軍畢濟遂取洛京及鄭州合大軍圍汴與孛堇

冒圍出戰王見其鋒銳

不以逆擊使活女率精兵橫截之敵眾亂王乃督諸軍進戰手中流矢整轡挺鎗馳擊自若敵大敗奔城而城中

爲諸軍所覆既克宋帥府俾王統諸軍西趣陝津討河東未附郡縣至灑池大破宋師范致虛勤王之師三十萬僵尸盈溝致虛僅以數十騎遁去遂克陝府濟河 又破敵二萬降解州攻河中城堅拒守王使其弟倚梯間關登陴俄援甲士三人上與敵格鬪諸軍繼進克之蒲人西走先出者焚橋而去餘溺於河使並流拯之活其卒五百人於是置蒲解二守以進士攝諸縣長吏招撫散亡以活女領二猛安軍畱鎮中京又降絳慈隰石四州而還元帥府將平

陝西以王嘗請之使詣闕圖上方略還率諸路軍合萬人以行出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與范致虛軍十六萬遇于朝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重敵於潼關徇地京兆敗敵數萬於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制使得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軍城下破其援兵十餘萬攻拔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三萬於近地又破十五萬於渭南北趣鄜延徇下諸郡招降折可求收 府豐三州及諸城堡克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畔復討平之又破重敵於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遇於武河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畔往討之既成圍使以薪芻絕池築甬列衝棚攻城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敵泄池水必突地欲焚甬也嚴備之既而煙出於甬遂撤攻具而退須臾火發甬爲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甬於是梯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 及援兵之將趙士伯戮之鄜延復畔于是王

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爲元帥將親平陝右使王先討定鄜延而宋將張浚率步騎十八萬壁富平睿宗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見敵游兵千餘踰溝來覘乃率百餘騎邀擊而設伏於阨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返轡夾擊之斬馘略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遇於兩溝之間自日中戰至於昏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卻王援之乃復振明日睿宗皇帝宴賚有功將士願謂王曰力疾鏖戰以徇國家遂破大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堅甲胄副以馬鎧戰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卒於涇州回 之西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喪焉訃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衛馳驛護其喪歸葬於濟州之東南奧吉里復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朮可逆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終南之際親至奠哭久之所以贈賻者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莘王正隆二年改封金源

郡配曰溫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
兵馬都總管曰幹魯光祿大夫迭刺部節度使曰謀衍崇進畱守東京曰什古
迺金吾衛上將軍畱守北京孫男仕者曰斛魯鎮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刺
世襲謀克曰寧古符實祇候曰撒葛祝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鷲勇果
毅濟以明略始自伐遼迄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數千百戰未嘗不捷獨追獲
遼主至於取汴箠馬以涉大河威名震懾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出
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原廟明年大給配享太宗廟
庭諡曰壯義又勅詞臣譔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戡難
定亂時爲不二心之臣書勳史冊王以忠貞才武輔佐太祖太宗征伐功無與
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濟其美者歟銘曰金興受命實始翦遼武元載旆疇若
戎昭王惟世臣熯熯忠盡視敵無前身先行陳武元致屈順天應人天討有罪

生此虎臣靡堅不摧靡強不踣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以寡覆眾殄殲夏兵掩追亡逋屢執醜虜反轡風山卒獲遼主迨及伐宋經營太原所在寇敵如雲之屯王鋒一臨如睨之雪膚公之奏奚啻三捷宋既畫疆乃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畱行宋阻洪河舟梁既撤靡杭一葦長驅而入先之鞏洛合圍汴梁困獸搏鬪擊之而僵亦既克汴趣師關陝豺豕裹糧金湯失險富平之役

王身厲疾威猶靡及以死勤事雖疾亦力勁敵何有力戰乃克

寇壘既清陝右遂平王誠有功

維昔先正

肖形以圖寫勳而

千載如生□□□□□□□□

寶勝寺在盛京城西三里東西建石碑二座東一碑前鐫滿文曰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而況於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故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于

是元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溶波酌而不竭旣而方廣東被敎肄南移周魯二莊同昭夜景之鑿漢晉兩朝並勒丹青之飾自茲遺文閒出列剎相望其來蓋亦遠矣至大元世祖時有喇嘛怕斯八用千金鑄護法嘛哈嚙喇奉祀於五臺山後請移于沙漠又有喇嘛夏兒把忽禿兔復移于大元裔察哈爾林丹汗國祀之我大清寬溫仁聖皇帝征破其國人民咸歸時有喇嘛墨爾根隨載而來上聞之乃命眾喇嘛往迎以禮接至盛京西郊因曰有護法不可無大聖猶之乎有大聖不可無護法也乃命該部卜地建寺於城西三里許遂構大殿五楹塑西方三大聖左右列阿難迦葉無量壽蓮花生八大菩薩十八羅漢天棚繪四怛的喇佛城又有寶塔二座供佛幔打兒用黃金百兩嵌東珠金壺一把黃金二百兩又有須彌山七寶八物又有金壺一把用黃金二百兩金鐘二十一金銀器皿俱全東西廊各三楹外山門三楹至于僧寮禪室廚舍鐘鼓音樂之

類悉爲之備營于崇德元年丙子歲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歲告成名曰蓮花
淨土寶勝寺殿宇弘麗塑像巍峩層軒延袤永奉神居豈惟寒暑調雨暘若受
一時之福利將世彌積而功宣身雖遠而名劭行將垂示於無窮矣大清崇德
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滿文學士羅繡錦譯漢文弘
交院大學士希福譯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譯圖白忒文

柳邊紀略卷之五

述懷五百字畱別吳門諸同學

憶昔居安城髮覆纔半額舉止異常兒父母爭憐惜自謂守青緇終身寄篇籍
薄有良田疇東西免怵迫孰知生不辰風波蕩几席悲哉我二人家破投蠻貊
道遠八千里冰堅五六尺關雲片片黃塞草荒荒白平生未出門出門乃跼踖
不復見中原焉能得安宅猶記送行時舟泊姑蘇驛大母慘不言仲父相扶掖
宛轉就母懷倉皇竟無策牽衣哭一聲寸寸肝腸礫弟妹年更小但聞語嘖嘖
我尙無所知彼亦何足責仲父養軍中不作溝中瘠車騎有香囊仲郢無牙笏
春冬搦管書秋夏彎弓射覆巢賴有此亦足安魂魄蹉跎八九年仲父復易簣
故鄉未得歸大母垂黃髮極北望我父血流雙眼赤縱有斷鴻飛柰此重關隔
可憐七尺軀悵悵何所適從茲事視田長作吳中客愧乏濟川才又非淩風翮

謬辱諸賢豪謂可傾肝膈班荆多贈縞盤飧或寘璧借以供大母庶幾慰日夕而乃天不弔大母溘焉沒客路挽靈車家山謀窆窆窆復踟躇寧忍聞沙磧恐我父母知老年傷踊擗終念此大事敢用私情格所賴有季弟晨昏強寬釋同氣有三人季不離親側大母在堂時仲亦關東役嗟予獨何人廿載情空劇贖罪少黃金鳴冤須肺石天子昨南巡願以身代謫鑾輿已垂問鞭撻仍遭斥自歎一男兒遇事能擘畫翻不若緹縈上書傳史冊歲月如逝波轉眼已非昔更不省庭闈生子誠何益結束新征衣包裹舊巾幘揮手別親朋灑淚辭叔伯蕭蕭白日寒渺渺雲山碧誰云道路長今日乾坤窄

畱別顧景范

少小畏京師人情苦莫測今年塞上行經過一太息騎驢朝出門暮歸何所得風塵雙眼眯怵迫徒終日親故豈無人高舉不可卽十往九不面一面有德色

以茲傷我懷多君用意密荆道路開贈縞復推食綢繆當未雨勸誠防差忒
凡意所欲爲莫不殫精力豈投漆與膠不必須舊識亦以久神交信果俱可必
君誠管樂才百慮鮮一失處則比臥龍出則成羽翼賓也何所知終歲但愁疾
骨肉且不保安能更捫虱具區千頃波洋洋近衡泌七十二高峯峯可種橘
他時入玉門期君同築室靈威迹匪遙好問長生術

題沈慎言扇上畫桃慎言時正出塞

不信元都樹今朝塞上來枝從毫末辨花自扇頭問春色飛龍磧芳名到蝸臺
莫愁霜露溼根柢在蓬萊

金赤蓮羞日千沈慎言朱端士爾登招飲燕山客舍時余將出塞門卽席
賦別

男兒生不得其所七尺堂堂若腐鼠蓬頭赤腳走邊關撲面黃沙無一語諸君

乃不嫌我真相逢客舍能相親
激昂慷慨髮上指高歌擊筑旁無人
襍坐班荆燕市口沈李浮瓜不去手
葡萄架上白日斜欲起不起恐被肘
尊中酒是故園來不飲亦須三百杯
殷勤一片家鄉語誰云此是黃金臺
秋風颯颯吹南陌虎脊河邊冰幾尺
短衣明日獨長征回首今朝雙眼赤

夜坐

細雨消殘暑微風送薄涼
秋聲乾木葉夜氣溼衣裳
冰雪行將至關山去正長
那堪燕市口愁坐聽鳴蜩

別張豐村依贈行原韻

庭闈萬里隔重關省覲寧知慘客顏
冰合馬嘶楊柳渡月明人過樺皮山
直因溫清離鄉國不是周流好轍環
安得回天君有力金雞早放老親還

歸來行送友人之延平

閩中之山頗壘，犴熊龍虎豹如人立。閩中之水極盤渦，上灘下灘蛟龍多我輩。
勞生固其職，君亦安能早休息。獨念今朝赴七閩，行過家門不得入。若邪溪水
淺，綆短亦可汲。雲門花木深，鷓鴣曠春日早歸來。山田熟後漁舟出，草閣斜陽
杭稻香。煙波細雨綸竿溼。

發燕山

西風乾木葉，原野變顏色。征人別所知，去去燕山北。省覲亦其常，我獨何偏仄。
春明發故園，秋乃辭京國。豈曰哭窮途，踴躍至此極。亦以走邊庭，徒旅不可得。
羽箭遂莊頭，腰刀隨戍卒。渾脫取其溫，鶩駘借其力。冰霜不畏寒，崎嶇亦可出。
縱復隔關山，凌風有羽翼。

豐潤縣逢高麗使者

豐潤城西曉色開，方袍一隊逐龍媒。道旁人說高麗使，著得先期舊服來。

望首陽山

垂鞭信馬蹏平沙入孤竹孤竹傳者誰二子伯與叔讓國久無家東海畱芳躅
豈至采薇時不食還鄉曲而以首陽名專號茲山麓清風詎可攀廟貌隨時俗
俎豆縱千秋不飽他人粟我來大道旁日暮仍馳逐安得拜衣冠細摸殘碑讀

次榆關

西風吹落木斜日滿羣山白板新官舍黃榆舊漢關前車行欲止我馬去仍還
投宿知何處柴門一水間

山海關

東海邊頭萬仞山長城猶在白雲間烽煙不報中和殿鎖鑰空傳第一關大漠
雪飛埋戰骨南天雨過洗刀環漢家豐沛今遼左鐵馬金戈歲歲間

出關

誰道車書是一家關門依舊隔中華已看文字經重譯更裂軍繡過五花草木
蕭蕭歸野燒乾坤漠漠老荒沙庭闈直在黃龍北日暮愁聽塞上笳

悽惶嶺

山海關前日色昏風塵況復暗乾坤不堪更上悽惶嶺雙袖橫流血淚痕

姜女祠

凜凜望夫石上有姜女祠姜女伊何人廟貌永不移風霜透巾幘冰雪老容姿
乾坤歷萬劫血淚猶雙垂守險本在德長城亦何爲一哭且莫當安能保邊陲
今朝過其下驅馬獨遲遲歎息秦皇帝不若一蛾眉

前衛

一片平沙裏荒荒百雉城市朝從此變衛所亦空名白草翻新屋黃雲壓舊營
邊庭今不戰無復鼓鼙聲

望海店

遼海出長城出關已了了望之欲無遺莫若茲山好積水遠何極分流猶浩淼
風翻白日低浪動乾坤小南疑析木偏東覺扶桑曉蜃樓遇且難況識蓬萊島
余本海濱人少小縱臨眺今日出邊庭乃復行其杪一葦直可杭鞭石苦不早
安得乘長風往復如飛鳥

杏山

昨日望滄海飄飄若神仙今日過杏山歎息臨風前遼陽多險要此更其喉咽
同行一老革爲我語便便太祖昔建國鐵騎來三千掘壕因其外蹤迹猶依然
百戰僅乃破流血增平川殺戮盡雞狗誰能保一椽大刀旣已沒指劉好李名

空傳

指李如松

不見長城壞萬里銷烽煙

小凌河

日暮風蕭蕭平沙水瀾瀾立馬飲長流鳧鷗驚欲起清徹鑿須眉曲折游魴鯉
誰道若耶溪煙波勝於此

大凌河

小凌清且淺大凌莽滔滔輿梁尙未成舟楫亦徒勞不若策騫馬聊試涉波濤
忠信吾所具執轡何哀號秋冬河正涸深不滿一篙但得登彼岸四顧求其曹

十三山

遼西嶺萬里戴土皆平衍獨有十三山石骨開生面削疑斧鑿工畫敵丹青善
峯峯插煙霄縹緲窮萬變崩奔類馬馳離立如人戰或利若金刀或直若羽箭
雲氣條有無日色遞隱見洞口失金牛下有金潭側鳴孤雁上有胡嶠記頗詳
蔡珪詩亦羨予特過其旁一一爲數徧

渡遼河

出關數百里渡河日八九小者不知名大者此其右發源自東北汨汨西南走
清流可濯纓濁或泥數斗蕩溢起波濤觸石聲如吼汎濫過平沙汪洋十餘畝
聞道枸柳河水堅八月後今年天亦寒所遇何獨否獨木一扁舟三人亦可受
篙使橫索錢安能落吾手淺瀨寒裳衣呀坑沒馬首登岸乃獨悲魚鼈幾爲友

老邊道中

老邊牆外草蕭蕭千里風煙合大遼保障人猶看舊制提封誰復記前朝經過
婦女多騎馬游戲兒童解射鵬自笑書生行未慣黃沙撲面已魂銷

次開原縣

風捲平沙薦草齊夫餘城上夕陽低葡萄酒禁誰能醉苜蓿場空馬自嘶那縣
未分威遠北人家多住塔山西明朝更出條邊口朔雪塞雲處處迷

出威遠邊門

黃沙漠漠暗乾坤，威遠城頭欲斷魂。
蘆管一聲催過客，柳條三尺認邊門。
亂山雪積人煙絕，老樹風回虎豹蹲。
從此征鞍隨獵馬，東行夜夜宿雲根。

火燒嶺曉發

邊外鳴雞少，輕裝逐塞翁。
馬行殘月下，人語亂山中。
鬚爲冰花白，顏因皴瘃紅。
庭闈猶未達，不敢畏途窮。

葉赫行

柳條邊外九十里，葉赫河頭道如砥。
荒荒草沒兩空城，一在山腰一近水。
同行塞上翁，回鞭指故宮。
自云葉赫王家子，不與尋常六角同。
地廣兵強稱大國，老城本在河東北。
前代羈縻三百年，累朝賜出黃金勒。
中葉參商兄弟爭，操戈沒羽傷同室。
土地人民自此分，新城更築南山側。
臂鷹走馬刷煙岡，醉酒徵歌瓦子堂。
可憐國事由宮禁，亡卻新城舊亦亡。
太祖恩深分左右，一門子姓皆奔走。

予父猶能架海青姓名曾著鷹坊首鷹坊本未入鷓班只在長楊五柞聞天潢
一派從龍者誰識王孫舊日顏五六年來行虎脊經過每見漸漸麥老死風塵
亦有情能無對此飛魂魄吾聞此語獨停鞭相呼搔首問青天青天青天胡不
言昔之滄海今桑田

換車行

冰凍馬蹏行不止歷盡千山復千水邊門未出已難堪況出邊門二千里瀋陽
城北換柴車柴車換得無人使坡陀木石相枝撐谷口泥淖多呀坑日日轅摧
與轂折翻雲覆雨如人情人情翻覆烏可識出門步步行荆棘涕淚沾巾向北
風但見庭闈死亦得

孤山道中

小夾河邊白日寒大孤山下路漫漫波羅葉落雲還黑塔子頭燒雪未乾渴向

旣牆分乳酪飢隨獵馬割驘肝中原生長何曾慣處處傷心掩淚看

次衣兒門

高岡背大道絕壁面東偏一溪何曲折冰下鳴涓涓上有古今樹俯仰凌蒼煙
下有嶙峋石錯落橫沙邊塞門多莽莽獨此堪畱連造物若無意鬼斧胡爲穿
因茲念長夏百鳥鳴其巔密葉影交覆疎花開欲然箕倨赤雙腳科頭手一編
人迹且莫到安得世務牽管寧旣未知康樂亦寡緣我獨領其要請爲來者傳

捉人行

烏臘城頭鼓聲絕烏臘城下征車發藍旗堆裏曉捉人縛向旃牆不得脫君莫
怪從來醉尉不可撻霸陵夜夜無人行射虎將軍且不放何況區區萬里一書
生

混同江

浩浩此江流萬古爭日夜我來獨非時但見寒光射雪埋高岸頭沙漲層冰下
頓轡驚馬奔杖策車輪過自昔戒垂堂況復騎衡坐來者縱莫欺履薄還愁破
東行出塞垣百川此爲大千山更臨江崩奔爭一罅虎踞與龍蟠形勢良非假
莫漫數金陵渤海亦其亞

宿尼什哈站

水經玄菟黑山過混同青漫道無城郭相看有驛亭穰以米穰粘麻楷釐燃之名曰穰釐勞夢

寐麥飯慰飄零明發騎鞍馬蕭蕭逐使星時與驛使同行

納木窩稽

跋涉過混同所歷已奇峭結束入窩稽一望更深奧樹密風怒號崖崩石奔跳
陰霾不可開白日安能照古雪塞危途哀湍喧壞道更無人迹過惟聞山鬼嘯
車驅苦險澁換馬欲前導霜蹏偶一蹶流血霑烏帽魂魄已莫收童僕徒慰勞

死亦分所當生豈人所料但苦歷窮荒庭闈終未到

自拉發至退屯

竊髮誰憐萬里身蕭蕭盡日逐車塵山過拉發多松枯路道窩稽有鬼神日暮
風生聞虎嘯天寒積雪少人行淒涼不敢回頭望恐爲鄉關淚滿巾

色齊窩稽

納木五十里頗極登頓苦色齊林更深未入心已阻豺狼逐我馳山雞向我舞
谷口咆熊巖松根竄貂鼠雲橫道不通霧黑眼若瞽幸有鑿山人乃見天一縷
架木度層岡歇鞍藉茅土纔看日色暝不覺夜已午自衛憑野燒畏懼不敢語
俄頃雪滿衣一霑徒旅近寒手足僵鞍塚從此數釜鬲莫爲炊調饑腹空鼓
凍餒雖切慮達曙力可努但得脫窩稽鳥道吾所取

宿賀莫索落山中

日落萬峯西荒荒路欲迷依然成露宿何必過前溪野火憑風力孤羣仗馬嘶
嶺山雞犬絕莫聽五更啼

德林石

四臂圍德林甘里平若掌鐵色蝕土花陶鑄一何廣變態極千端寒光凌萬象
玲瓏有鬼工登頓騰異響洞壑積層冰草木猶能長不因車馬遲何由獨欣賞

沙闌

我行一月餘踏雪亦多薄今朝過沙闌羣山始玉琢天時縱不同地氣或非昨
僅乃隔一峯胡爲異南朔素影動乾坤寒光射寥廓白日慘無輝北風淒更惡
頓轡狡兔驚揚鞭野雞落念彼多傷弓謂我能獵較盡日遂平岡吞氈亦可嚼
四顧勿復悲中原無此樂

至寧古塔

望望吉林峯白雲繞其下登頓及今朝亦得依親舍父母驟相逢注視還相訝
別時髮覆眉胡乃成老大鄰舍爭慰勞應接苦不暇姓氏未及知空言聊相借
日暮細挑燈恍若夢中夜喜極乃更悲不覺淚如瀉

又

上書不得達生男亦胡爲四十乃一來對人良可嗤戲綵學老子挽鬚愧小兒
西山日已薄鄉國歸何時歎息謂季弟爾獨無分離承歡廿八載樂亦安能知

次韻酬周長鄉

黑水城邊問老親坐中誰是故鄉人遼東俎豆今主烈江左風流舊伯仁說到
家山空想像吟成詩句最清真平生多難傷懷抱不道逢君更愴神

又

省觀今朝塞北來知心慢許出羣才老親未得歸三浙小子空慚賦七哀故國

衣冠雖不改邊門鼓角定相催何當下金雞赦作伴同行過誓臺

贈李召林侍御

埋輪都下問豺狼慟哭何時過樂浪絕塞人猶憐子慶中誰論不重張綱礮鏡
舊夢依青瑣雪窖新詩滿阜囊宣室他年君自到謾將濁酒注醺牀侍御頗
縱于酒

又

鐵面眞能裂白麻避人諫草世猶誇天南恨未瞻雙戟漠北誰知共一家板屋
醉時驚虜築旃牆雪夜聽琵琶趨庭今日兼陪從好認青門五色瓜侍御善
種瓜

次韻答吳子有明府

明府
楚人

蕭蕭白髮舊爲郎大邑曾誇墨綬長一自門栽彭澤柳更無人識令公香十年
俎豆存遼海萬里煙波夢岳陽莫怨飄零揮涕淚管寧襦袴本尋常

贈吳英人使君

短髮今朝塞上翁當年治行是吳公三邊冰雪春愁裏六詔風煙午夢中
阜帽本因時序易布裙不爲道途窮挹婁城畔談經典化俗知君術素工

隨家大人過淨公吉林蘭若

淨公
浙人

南極開初地西方變吉林山圍祇樹密江到寺門深雪白支公馬沙黃長者金
冰崖仙梵響土室雨花侵學禮陪游從聞香度碧岑贊公甘放逐惠遠愛招尋
茶椀忘天目清談見道心金篋如不惜敢復歎升沈

至日

今年學禮過庭闈此日相看靜掩扉風俗窮荒何處好飄零盡室幾時歸曾無
梅蘂春前放謾說葭灰夜半飛片片冰花堆雪窖還添弱線補寒衣

己巳除夕

除夕年年血淚流今年今夕亦何求老親縱未邀恩赦絕域猶堪舞敝裘茅屋

桃符仍舊俗瓦盆麥酒是新筍歡呼不覺陶然醉忘卻家鄉萬里愁

人日陪家大人周長卿過李召林侍御

絕塞逢人日隨行過柏臺可憐圍毳帳猶自說蓬萊生菜盤中得冰花勝裏開
故園何處是醉裏更銜杯

寧古塔雜詩

石礮圍平野河流抱淺沙土城惟半壁茅屋有千家泣月天邊雁悲風塞上笳
老親忠信在不減住中華

二

北行猶有塞東去更無邊校尉乘虛幃阿機欲受塵馬閒秋草後人醉晚風前
莽勢空齊曲逍遙二十年

三

黑水新城近黃龍舊府遙寧古塔唐時家傳肅慎矢虎兒哈河濱時得人煖挹

婁貂殘雪埋松塔松子部人呼為塔微風變柳條春明二三月也復種青苗

四

遼金曾建號唐宋亦經過舊迹殘碑少荒城蔓草多三韓迷姓氏五國失山河

絕域無文獻蒼茫發浩歌

五

化城開石壁燈火出林微不見乘杯渡還看卓錫歸閒雲埋土室古佛釣漁磯

佛像為阿機釣者所得怪底經行處天花片片飛

六

城郭沙闌口荒荒草木秋地連三萬衛名是五雲樓五雲樓在京城智井填銀甕春

耕響玉鉤千年餘王氣今日未全收

七

山川盤地軸草木亦多宜舊塞黃榆樹官山紫樺皮桃花水似錦桃花果名香蓼

菜如絲誰道窮邊外年年春到遲

八

土產參爲最今時貢帝京營州非舊種上黨亦空名碧葉翻風動紅根照眼明

最佳者曰紅根人形品絕貴聞說可長生

九

更有諸珍異寧隨草木枯淺沙埋赤玉老蚌出東珠稗子貧家少稗子五穀上山兒

菜到處無怪來水土變今日此陪都

十

八月松花凍家家打角鷹山邊張密網樹底繫長繩攔虎金眸疾屠龍玉爪能

關虎屠龍
皆懸號 海青如便得萬里會騫騰

十一

笑語鄉音雜衣冠上下同十年乘堡障一半是王公辛苦頭多白沙塵眼易紅
莫因遷閩左錯比五陵東

十二 闕

十三

三十年前事兒童見者稀天寒曳護臘革履名地凍著麻衣貴人乃絮麻衣禦寒雪積扒犁
出雪中運木之車曰扒犁燈殘獵馬歸只今風俗變一一比皇畿

十四

遲日爭游宴豪家直一金不嫌儿席少偏愛酒杯深風俗誇盧橘人情厭海參
渾忘絕塞苦醉裏卽狂吟

十五

少年新豔客翩翩亦自豪圍碁羣賭豎葉子日分曹果下高麗馬腰閒大食刀

可憐編卒伍萬里駕風濤

流人子弟盡充愛渾水手

十六

都護屯兵處傳聞驛幾重沙邊鉏白草雪裏試青龍

船名

魚海何時到狼居自古

封誰云枯萬骨王祭肯全供

十七

俗亦厭貧賤不復重冠裳販鬻皆程鄭生涯半彥方參貂口外得牛馬谷中量

翻怪中原弱窮愁徧八荒

十八

聞說羈縻國西來絕可憐冰天魚作服陸地狗行船

黑斤飛呀略皆以披髮環船任載以狗駕轆

穿鼻文身耳壓肩由來桑梓地不是信張騫

十九

少主和親慣乘輿出塞門如何經故土亦是嫁烏孫
鵬屋三春雪穰燈萬里魂
琵琶談絕調夜夜泣黃昏

二十

稱藩雖漸廣文字尙無憑近塞能書木削木書之名曰牌子臨江但結繩隨事大小結繩于腰冠裳

今亦改風俗舊相仍歲歲愁衣食春來早鑿冰

上元曲

誰道今宵是上元城頭畫角不聞喧相看獨有天邊月萬里迢迢照塞門

二

阜帽蒙頭犯朔風醉中踏月過城東無端獵火原頭燒錯認龍燈挂碧空

三

夜半邨姑著綺羅嘈嘈社鼓唱秧歌漢家裝束邊關少幾隊□兒簇擁過

四

剪紙爲燈號牡丹西關爆竹似長安誰家年少黃金勒醉裏垂鞭處處看

五

銷金羅帕粉花香蟒幅齊肩錦繡裝百病年年行走慣阿誰打滾到沙場

